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十一

馮木匠

撫軍周有德改創故藩邸為部院衙署時方鳩工有木作匠馮明窠直宿其中夜方就寢忽見紋窗半開月明如晝遙望短垣上立一紅雞注目間雞已飛搶至地俄一少女露半身來相窺馮疑為同輩所私靜聽之衆已熟眠私心怔忡竊望其悞授也少間女果越窓過迨已入懷馮喜嘿不一言歡畢女亦遂去自此夜至初猶自隱後遂明告女曰我非悞就敬相授耳兩人情日密既而工滿馮欲歸

女已候於曠野、馮所居村、離郡固不甚遠、女遂從去、既入室、家人皆莫之睹、馮始知其非人、迨數月、精神漸減、心益惧、延師鎮驅、卒無少驗、一夜女艷妝來向馮曰、世緣俱有定數、當來推不去、當去亦挽不住、今與子別矣、遂去、

○○○黃英

馬子才順天人，世好菊。至才尤甚，聞有佳種，必購之十里不憚。一日有金陵客寓其家，自言其中表親有一二種，為北方所無。馬欣動，即剗治裝，從客至金陵。客多方為之營求，得兩芽，裹藏如寶，歸至中途，遇一少年跨蹇從油碧車，丰姿洒落，漸近與語。少年自言陶姓，談言騷雅，因問馬所自來。實告之。少年曰：種無不佳，培溉在人，因與論藝菊之法。馬大悅，問將何往。答云：姊厭金陵，欲卜居於河朔耳。馬欣然曰：仆雖固貧，茅廬可以寄榻，不嫌荒陋，無煩他適。陶趨車前，向姊咨稟。車中人推簾語，乃二十許絕世美人也。

頌弟言屋不厭卑而院宜得廣馬代諾之遂與俱歸第南  
有荒圃僅小室三四椽陶喜居之日過北院為馬治菊  
已枯拔根再植之無不活然家清貧陶日與馬共飲食而  
察其家似不舉火馬妻呂亦愛陶好不時以升斗餽卹之  
陶好小字黃英雅善談輒遇呂所與共紉績陶一日謂馬  
曰君家固不豐仆日以口腹累知交胡可為常為今計實  
菊亦足謀生馬素介聞陶言甚鄙之曰仆以君風流雅士  
當能安貧今作是論則以東籬為市井有辱黃花矣陶笑  
曰自食其力不為貧販花為業不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  
然亦不必務求貧也馬不語陶起而出自是馬所棄殘枝

劣種。陶悉掘拾而去。由此不復就馬寢食。招之始一至。未幾菊將開。聞其門露喧如市。怪之。過而窺焉。見市人買花者。車載肩負。道相屬也。其花皆異種。目所未覩。心厭其貪。欲興絕。而又恨其私秘佳種。遂款其扉。將就銷讓。陶出握手。吏入見荒庭半畝。皆菊畦。數椽之外。無曠土。剔去者則折別枝插補之。其蓓蘂在畦者。罔不佳妙。而細認之。盡皆向所授棄也。陶入室出酒饌。設席畦側。曰。仆貧不能守清戒。連朝幸得微貲。頗足供醉。少間房中呼三郎。陶諾而去。俄獻佳肴烹飪良精。因問貴姓。胡以不字。答云。時未至。問何時。曰。四十三月。又詰何說。但笑不言。盡歡始散。過宿又

詣之、新挿者已盈尺矣、大奇之、苦求其術、陶曰、此固非可言傳、且君不以謀生爲用此、又數日、門庭畧寂、陶乃以蒲席包菊、捆載數車而去、踰歲春將半、始載南中異卉而歸、于都中設茗肆、十日盡售、復歸藝菊、問之、去年買茗者留其根、次年盡變而劣、乃復購于陶、由此日富、一年增舍二年起夏屋、興作從心、更不謀諸主人、漸而舊日花畦盡爲廊舍、更于牆外買田一區、築墻四周、悉種菊、至秋載花去、春盡不歸、而馬妻病卒、意屬黃英、微使人風示之、黃英微笑、意似允許、惟專候陶歸而已、年餘陶竟不至、黃英課仆種菊一如陶、得金益合商賈、村外治膏田二十頃、甲第

益壯。忽有客自東粵來，寄陶生函，信發之，則孺婦歸馬，考其寄書之日，回憶園中之飲適四十三月也。大奇之，以書示英，請問致聘何所，英辭不受，承又以故居陋，欲使就南第居，若贊焉，馬不可，擇日行，親迎禮，黃英既適馬，於間壁開扉通南第，日過課其仆，馬恥以妻富，恒囑黃英作南北籍，以防淆亂，而家所需，黃英輒取諸南第，不半歲，家中觴來皆陶家物，馬立遣人一一賞還之，戒勿復取，未決旬，又雜之冗數更，馬不勝煩，黃英笑曰：陳仲子母乃勞予，馬終不復稽一切，聽諸黃英，鳩工庀料，土木大作，馬不能禁，經數月，棲舍連垣，兩第竟合為一，不分疆界矣，然遵馬教，閉

門不復業。菟而享用。過于世家。馬不自安。曰。仆三十年清  
德。為鄉所累。今視息人間。徒依裙帶而食。真無一毫丈夫  
氣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窮耳。黃英曰。妾非貪鄙。但不少致  
豐盈。遂令千載下人。謂淵明貧賤。骨百世不能發迹。故聊  
為我家。彭澤解嘲耳。然貧者願富。為難。富者求貧。固亦其  
易。床頭金任君揮去之。妾不靳也。馬曰。捐他人之金。抑亦  
良醜。英曰。君不願富。妾亦不能貧也。無已。析君居清者。自  
清濁者。自濁。何害。乃于園中築茅茨。擇美婢往侍焉。安  
之。然過教日。苦念黃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隔宿  
輒至。以為常。黃英笑曰。東。食而宿。庶者當不如是。馬亦自

笑無以對。遂復合居如初。會馬以事客金陵。適逢菊秋。早  
過花肆。見肆中盆列甚繁。款款佳勝。心動疑類陶製。小間  
主人出。果陶也。喜極。具道契濶。遂止宿焉。要之歸。陶曰。金  
陵吾故土。將婚于是。積有薄貲。煩寄吾姊。我歲杪當暫去。  
馬不聽。請之益苦。且曰。家幸充盈。但可坐享。無須復賈。坐  
肆中。使仆代論價。庶其直。數日盡售。逼促囊裝。賃舟遂北。  
入門。則姊已除舍。床榻裊褥皆設。若預知弟也歸者。陶自  
歸。解裝課役。大修亭園。惟日與馬共棋酒。更不復結一客。  
為之擇婚。辭不願。姊遣二婢侍其寢處。居三四年。生一女。  
陶飲素豪。從不見其沉醉。有友人曾生。量亦無對。適過馬。

馬使與陶相較飲。二人縱飲甚歡。相得恨晚。自辰以迄四漏。計各盡百壺。曾爛醉如泥。沉睡座間。陶起歸寢。出門踐菊畦。玉山傾倒。委衣於側。即地化為菊。高如人。花十餘朵。皆大如拳。馬駛絕告黃英。急往援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皆菊精也。益敬愛之。而陶自露迹。飲益放。恒自折東坡。曾因與莫逆。值花朝。曾乃造訪。以兩小罍藥。浸白酒一罍。約與共盡。罍將竭。二人猶未甚醉。馬潛以一瓶續入之。二人又盡之。曾醉已憊。諸仆負之以去。陶卧地。又化為菊。馬見慣不驚。如法援之。守其旁以觀其變。久之葉益憔悴。

大懼始告黃英、聞駛曰、殺吾弟矣、奔視之、根株已枯、痛絕、搯其根埋盆中、携入閨中、日灌溉之、焉悔恨欲絕、甚怨曾、越數日、聞曾已醉死矣、盆中花漸萌、九月既開、短幹粉朶、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澆以酒則茂、后女長成嫁于世、家黃英終老、亦無他異、

異史氏曰、青山白雲人、遂以醉死、世盡惜之、而未必不自以為快止、植此種於庭中、如見良友、如見麗人、不可不物色之也。

○○○書痴

彭城郎王柱其先世官至太守居官處得俸不治生產積書盈屋至王柱尤痴家苦貧無物不鬻惟父藏書一卷不忍置父在時曾書勸學篇粘其座右即日諷誦又障以素紗惟恐磨滅非為干祿實信書中真有金粟晝夜研讀無間寒暑年二十餘不求婚配其卷中麈尾自至見賓親不知溫涼三數語后則誦聲大作客遂巡自去每父宗臨試輒首拔之而苦不得售一日方讀忽大風飄卷去急逐之踏地陷足探之穴有腐草握之乃古人害粟朽敗已成糞土雖不可食而益信千鍾之說不妄讀益力一日梯登高

架于亂莽中得金輦徑尺大喜以為金屋之驗出以示人則鍍金而非真金心竊怨古人之誑已也居無何有父同年觀察是道性好佛或勸即獻輦為佛龕觀察大悅贈金三百馬二匹即喜以為金屋車馬皆有驗因益刻苦然行年已三十矣或勸其娶曰書中自有顏如玉我何憂無美妻乎又讀二三年迄無效人咸揶揄之時民間訛言天上織女私逃或戲即天孫竊奔蓋為君也即知其戲置不辨一夕讀漢書至八卷將半見紗剪美人夾藏其中駭曰書中顏如玉其以此驗之耶心悵然自失而細視美人眉目如生背隱隱有細字云織女大異之日置卷上反復瞻

玩至忘食寢。一日方注目間。美人忽折腰起坐。拳上微笑。卽驚絕。伏拜案下。既起。已盈尺矣。益駛入叩之下几亭。宛然絕代之妹。拜問何神。美人笑曰。妾顏氏。字如玉。君固相知已久。日垂青睞。脫不一至。恐千載下無復有篤信古人者。卽喜。遂與寢處。然枕席間。親愛倍至。而不知爲人。每讀必使女坐其側。女戒勿讀。不聽。女曰。君所以不能騰達者。徒以讀耳。試覩春秋榜上。讀如君者幾人。若不聽妾行去矣。卽暫從之。少頃忘其教。吟誦復起。踰刻索女。不知所。在。神志喪失。囑而禱之。殊無影跡。忽憶女所隱處。取漢書細檢之。直至舊處。果得之。呼之不動。伏以哀祝。女乃下曰。

君再不聽、當相永絕、因使治棋枰、檮蒲之具、日與遊戲、而  
卽意殊不屬、覲女不在、則竊卷流覽、恐為女覺、陰取漢書  
第八卷、雜滙他所以迷之一日、讀酣、女至、竟不之覺、忽睹  
之急、掩卷而女已亡矣、大惧、冥搜諸卷、渺不可得、既仍于  
漢書八卷中得之、頁數不爽、因再拜祝天、不復讀、女乃下  
與之奕、曰、三日不工、當復去、至三日、忽一局、羸女二子、女  
乃喜、授以絃索、限五日工一曲、卽手營目注、無暇他及、久  
之、隨手應節、不覺鼓舞、女乃日與飲博、卽遂樂而忘讀、女  
又縱之出門、使結客、由此倜儻之名暴著、女曰、子可以出  
而試矣、卽一夜謂女曰、凡人男女同居、則生子、今與卿居

久何不然也。女笑曰：君日讀書，妾固謂無益。今郎夫婦一章尚未了悟。枕席二字有二。夫即驚問何工。女笑不言。少間潛迎就之。郎樂極曰：我不意夫婦之樂有不可言傳者。于是逢人輒道。無有不掩口者。女知而責之。郎曰：鑽穴踰隙者。始不可以告人。天倫之樂。人所皆有。何諱焉。過八九月。女果舉一男。買媼撫字之一日。謂郎曰：妾從君二年。業生子。可以別矣。久恐為君禍。悔之已晚。郎聞言泣下。伏不起。曰：卿不念呱者耶。女亦悽然良久。曰：必欲妾留。當舉架上書盡散之。郎曰：此卿故鄉。乃仆性命。何出此言。女不之強。曰：妾亦知其有數。不得不預告耳。先是親族或窺見

女無不駭絕而又未聞其締姻何家共詰之即不能作偽語但嘿不言人益疑卽傳幾徧聞于邑宰史公史閩人少年進士聞聲傾動竊欲一睹麗容因而拘卽與女聞知遁匿無跡宰怒收卽斥草衣衿絰械備加務得女所自往卽垂死無一言械其婢略得道其彷彿宰以為妖命駕親臨其家見書卷盈屋多不勝搜乃焚之庭中烟結不散瞑若陰霾卽既釋遠求父門人書得從辨復是年秋捷次年舉進士而啣恨切于骨髓為顏如王之位朝夕而祝曰卿如有靈當佑我官于閩后果以直指巡閩居三月訪史惡款藉其家時有中表為司理逼納愛妾托言買婢寄署中

案既結卽即日自效取妾而歸。

異史氏曰。天下之物。積則招。妬好則生魔。女之妖。書之  
鬼也。事近怪誕。治之未為不可。而祖龍之虐。不已慘乎。  
其存心之私。更宜得怨毒之報也。嗚呼。何怪哉。

○○○齊天大聖

許盛克人從兄成、買於閩、貨未居積、客言大聖靈著、將禱  
諸祠、盛未知大聖何神、與兄俱往、至則殿閣連蔓、窮極弘  
麗、入殿瞻仰、神猴首人身、蓋齊天大聖孫悟空云。諸客肅  
然起敬、無敢有情容、盛素剛直、竊笑世俗之陋、衆焚奠叩  
祝、盛潛去之、既歸、兄責其慢、盛曰、孫悟空乃丘翁之寓言、  
何遂誠信如此。如其有神、刀槩雷霆、余自受之、逆旅主人  
聞呼大聖名、皆搗手失色、若恐大聖聞、盛見其狀、益詳辨  
之、聽者皆掩耳而走、至夜盛果病、頭痛大作、或勸詣祠謝  
盛不聽、未幾頭小愈、腰又痛、竟夜生巨疽、連足盡腫、寢食

俱廢。兄代禱。迄無驗。或言神誕。須自祝。盛卒不信。月餘。創漸斂。而又一疽生。其痛倍苦。醫來以刀割腐肉。血溢盈枕。恐人神其詞。故忍而不呻。又月餘。始就平復。而兄又大病。盛曰。何如矣。敬神者亦復如是。足徵余之疾。非由悟空也。兄聞其言益恚。謂神還恚。貴弟不為代禱。盛曰。兄弟猶手足。前日支體康爛而不之禱。今豈以手足之病而易吾守乎。但為延醫。到藥而不從其禱。藥下兄暴斃。盛慘痛結于心腹。買棺斂兄。已投柩指神而數之曰。兄病謂汝還恚。使我不能自白。倘爾有神。當令死者復生。余即北面稱弟子。不敢有異詞。不然。當以汝處三清之法。還處汝身。亦以破。

吾兄地下之惑。至夜夢一人招之去。入大聖祠。仰見大聖  
有怒色。責之曰。因汝無狀。以菩薩刀穿汝脛股。猶不自悔。  
嘖有煩言。本宜送拔舌獄。念汝一念剛鯁。姑置宥赦。汝兄  
病乃汝以庸醫。天其壽數。與人何尤。今不少施法力。益令  
狂妄者引為口實。乃命青衣使。請命於閻羅。青衣曰。三日  
后。鬼籍已報天庭。恐難為力。神取方版命筆。不知何詞。使  
青衣執之而去。良久乃返。成與俱來。並跪堂上。神問何遲。  
青衣曰。閻魔不敢擅端。又持大聖旨上咨斗宿。是以來遲。  
成趨上拜謝神恩。神曰。可速與兄俱去。若能向善。當為汝  
福。兄弟悲喜。相將俱歸。醒而異之。急起。啟材視之。兄果已

魁扶出極感大聖力。盛由此誠服信奉。更倍于流俗。而兄弟貧本。病中已耗其半。兄又未健。相對長愁。一日偶游郊郭。忽一褐衣人相之曰。子何憂也。盛方苦無所訴。因而備述其遭。褐衣人曰。有一佳境。暫往瞻矚。亦足破悶。問何所。但云不遠。從之出郭。半里許。褐衣人曰。子有小術。頃刻可到。因命以兩手抱腰。畧一點頭。遂覺雲生足下。騰蹕而上。不知幾百由旬。盛大惧。閉目不敢少啟。頃之曰。至矣。忽見琉璃世界。光明異色。訝問何處。曰。天宮也。信步而行。上益高。遙見一叟。喜曰。適遇此老子之福也。舉手相揖。叟邀過詣其所。烹茗獻客。止兩殘。殊不及盛。褐衣人曰。此吾弟。

原缺

○○○青蛙神

江漢之間俗事蛙神最虔祠中蛙不知幾百千萬有大如龍者或祀神怒家中輒有異兆蛙游几榻甚或攀緣滑壁其狀不一此家當凶人則大恐斬牲禳禱之神喜則已楚有薛崑生者幼惠美姿容六七歲時有青衣媼至其家自稱神使坐致神意願以女下嫁崑生薛翁性朴拙雅不欲辭以兒幼雖固却之而亦未敢議婚他姓遲數年崑生漸長妻禽于姜氏神告姜曰薛崑生吾婿也何得近禁鬻姜懼反其儀薛翁憂之潔牲往禱自言不敢與神相匹偶祝已見肴酒中皆有巨蛆浮出轟然擾動傾素謝罪而歸心

益惧。亦姑聽之。一日崑生在途。有使者迎宣神命。苦邀移趾。不得已從與俱往。入一朱門。樓閣華好。有吏坐堂上。類七八十歲人。崑生伏謁。吏命曳起之。賜坐案傍。少間婢媼集視紛紜滿側。吏顧曰。入言薛郎至矣。數婢奔去。移時一媼率女郎出。年十六七。麗絕無儔。吏指曰。此小女十娘。自謂與君可稱佳偶。君家尊乃以異類見拒。此自百年事。父母止主其半。是在君耳。崑生目注十娘。心愛好之。嘿然不言。媼曰。我固知郎意良佳。請先歸。當即送十娘往也。崑生曰諾。趨歸告翁。倉遽無所為計。乃授之詞。使返謝之。崑生不肯行。方銷讓間。與己在門。青衣成群。而十娘入矣。上

堂朝見翁姑。見之皆喜。即夕合卺。琴瑟甚諧。由此神翁神  
媼時降其家。視其衣亦為喜。白為財。必見以故。家日興。自  
婚于神門堂。藩溷皆蛙。人無敢詬蹴之。惟崑生少年任性。  
喜則忌。怒則踐斃。不甚愛惜。十娘雖謙馴。但含怒。頗不善  
崑生所為。而崑生不以十娘故。斂抑之。十娘語侵崑生。崑  
生怒曰。豈以汝家翁媼能禍人耶。大丈夫何畏蛙也。十娘  
甚諱言蛙。聞之恚甚。曰。自妾入門。為汝家煩。田增粟。費增  
價。亦復不少。今老幼皆已溫飽。遂如鴉鳥生翼。欲啄母睛。  
耶。崑生益憤曰。吾正嫌所增污穢。不堪貽子孫。請不如早  
別。遂逐十娘。翁媼既聞之。十娘已去。呵崑生。使急往追復。

之。崑生盛氣不屈。至夜母子俱病。鬱胃不食。翁惧。負荆于祠。詞義殷切。過三日。病尋愈。十娘已自至。夫妻歡好如初。十娘日輒凝妝坐。不搽女紅。崑生衣履一委諸母。一日忿曰。兒既娶。仍累媼。人家婦事姑。我家姑事婦。十娘適聞之。負氣登堂曰。兒婦朝侍食。暮間寢。事姑者其道如何。所短者不能惜傭錢。自作苦耳。母無言。慚沮自哭。崑生入見。母涕痕。詰得故。怒責十娘。十娘執辨不屈。崑生曰。娶妻不能承歡。不如勿有。便觸老蛙怒。不過橫灾死耳。復出十娘。十娘亦怒。出門還去。次日居舍灾延燒數屋。几案床榻悉為煨燼。崑生怒詣祠責數曰。養女不能奉翁姑。畧無庭訓。

而助復其短。神者至公有教人畏婦者耶。且益孟相獻。皆  
臣所為。無所涉于父母。刀鋸斧鉞。即加臣身。如其不然。我  
亦焚汝居室。聊以相報。言已。負薪殿下。焚火欲舉。居人集  
而哀之。怡憤而歸。父母聞之。大惧失色。至夜神示夢于近  
村。使為壻家營宅。及明。賣材鳩工。共為崑生建造。辭之不  
肯。日數百人相屬於道。不數日。第舍一新。床幕器具悉備。  
馬。修除甫竟。十娘已至。登堂謝過。言詞溫婉。轉身向崑生  
展笑。舉家變怨為喜。自此十娘性益和。居二年。無間言。十  
娘最惡蛇。崑生戲画小蛇。十娘曰。今番不待相迫逐。請自  
此絕。遂出門去。薛翁大恐。杖崑生。請罪于神。幸不禍之。亦

寂無音。積有年餘。崑生懷念十娘。頗自悔。竊詣神所。哀十娘。迄無聲應。未幾。聞神以十娘字袁氏。中心失望。因亦求婚他族。而歷相數家。並無如十娘者。于是益思十娘。往探袁氏。則已重壁滌庭。候魚軒矣。心愧憤。不能自己。廢食成疾。父母憂室。不知所處。忽昏。悞中有人撫之曰。大丈夫頻欲斷絕。又作此態。開目。則十娘也。喜極躍起曰。卿何來。十娘曰。以輕薄人相待之禮。止宜從父命。另醮而去。固父受袁家采幣。妾千思萬思而不忍也。卜吉已在今夕。父又無頗反幣。妾親攜而置之矣。適出門。父走送曰。痴婢不聽吾言。后受薛家凌虐。縱死亦勿歸也。崑生感其義。為之流涕。

家人皆喜奔告翁媼、聞之不待往朝奔入子舍執手鳴泣、由此崑生亦老成不作惡寒、于是情好益篤。十娘曰、妾向以君儂薄、未必遂能相白首、故不欲留孽根于人世、今已靡他、妾將生子、居無何、神翁神媼首朱袍降臨其家、次日十娘臨蓐一舉兩男、由此往來無間、居民或犯神怒、輒先求崑生、乃使婦女輩、或妝入閨、朝拜十娘、十娘笑則解薛氏苗裔甚繁、人名之薛娃子、家近人不敢呼、遠人則呼之。

青蛙神往、托諸巫以為言、巫能察神嘆喜、告諸信士曰、善矣、福則至、怒矣、禍子生、愁嘆有廢餐者、流俗然哉、抑神

實靈非盡妄也。有富賈周某，性恪嗇，會居人斂金修閭閻祠，貧富皆與有力，獨周一毛所不肯授。久之工不就，首事者無所為謀，造衆賽蛙神。巫忽言周將軍倉命小神司募政，其取簿籍來，衆從之。巫曰：「已捐者不復強，未捐者量力自註，衆唯敬聽。」各註已，巫視衆，周某在此否？周方混跡其後，惟恐神知，聞之失色。次且而前，巫指籍曰：「註金百，周益窘。」巫怒曰：「淫債尚酬二百，况好事耶？」蓋周私一婦為夫掩執，以金二百自贖，故訐之也。周益慚懼，不得已如命註之。既歸告妻，曰：「此巫之詐耳。」巫屢索卒不與。一日方晝寢，忽聞門外如牛喘，視之則一巨蛙，室門僅容其身，步履

蹇緩塞兩扉而入。既入，轉身卧以閤承領。舉家盡驚。周曰：「此必討募金也。」焚香而祝，願先納三十，其餘以次賁送。蛙不動，請納五十，身忽一縮，小尺許，又加二十，益縮如斗，請全納，縮如拳。從容出入牆罅而去。周急以五十金送監造所，人皆異之。周亦不言其故。積數日，巫又言周某欠金五十，何不催併。周聞之，惧，又送十金，意將以次完結。一日夫婦方食，蛙又至如前狀，目作怒，少間登其床，搖撼欲傾，加啄于枕而眠，腹隆起如卧牛，四隅皆滿。周惧，即完百數與之，驗之仍不少動。半日間，小蛙漸集，次日益多，穴倉登榻，無處不至。大于碗者，升灶啜蠅，糜爛釜中，以致穢不可

食至三日、庭中蠶、更無隙地、一家皇駭、不知計之所出、不得已請教于巫、曰、此必少之也、遂祝之、益以二十首、始舉、又益之、起一足、直至百金、四足盡起、下床出門、狼抗數步、復返身卧門內、周懼問巫、揣其意、欲周即解囊、周無奈何、如數付平、蛙乃行、數步外、身暴縮、雜衆蛙中、不可辨認、紛然亦漸散矣、祠既成、開光祭賽、更有所需、巫忽指首事者曰、某宜出如千數、共十五人、止遺二人、衆祝曰、吾等與某、已同捐過、巫曰、我不以貧富為有無、但以汝等所浸漁之數為多寡、此等金錢、不可自肥、恐有橫災飛禍、念汝等首事勤勞、故代汝消之也、除某、廉正無苟且

外即我家至。我亦不少私之。便令先出。以為衆倡。即奔入家。搜括箱櫥。妻問之。亦不答。盡於囊蓄而出。告衆曰。某私剋銀八兩。今使傾索與衆衡之。秤得六兩餘。使人誌之。大慙。質衣以盈之。惟二虧其數。事既畢。一人病月餘。一人患疥。瘡醫藥之費。浮於所欠。人以為私剋之報云。

異史氏曰。老蛙司募。無不可與為善之人。其勝剝釘施索者。不既多乎。又發監守之盜。而消其災。則其現威猛。正其行慈悲也。神矣。

○○○任秀

任建之、魚台人、販毡表為業、竭資赴陝、途中逢一人、自言  
申、竹亭、宿、迂人、話言投契、盟為昆弟、行止與俱、至陝、任病  
不起、申善視之、積十餘日、疾大漸、謂申曰、吾家故無恒產、  
八口衣食、皆恃一人、犯霜露、今不幸殂、嗟異域、君我手足  
也、兩千里外、更有誰何、囊金二百餘金、一半君自取之、為  
我小備、斂具、剝者可助資斧、其半寄吾妻子、俾輦吾觀而  
歸、如肯携殘骸旋故里、則裝貲勿計矣、乃扶枕為書付申、  
至夕而卒、申以五六金為市薄材、斂已、主人催其移柩、申  
托尋寺觀、竟過不返、任家年餘、方得確耗、任子秀、年十七

方從師讀。由此廢學。欲往尋父柩。母怜其幼。秀哀涕欲死。遂與賈治任。俾老仆佐之。行半年始還。殯后。家貧如洗。幸秀聰穎。釋服入魚台泮。而佻達喜博。母教戒綦嚴。卒不改。一日文宗來臨。試居四等。母憤泣不食。秀慚懼。對母自矢。于是閉戶年餘。遂以優等食餼。母勸令設帳。而人終以其蕩無檢幅。咸謂薄之。有表叔張某賈京師。勸赴都。願携與俱。不耗其貲。秀喜從之。至臨清泊舟閤外。時並航纖集。帆檣如林。卧后聞水聲人聲。聒耳不寐。更既靜。忽聞鄰舟鼗聲清越。入耳縈心。不覺舊技復瘥。竊聽諸客。皆已酣寢。囊中自備千文。思欲過舟一戲。潛起解囊。捉錢踟躕。回思母

訓即復東置。既睡心怔忡。苦不得眠。又起。又解如是者三。興勃發。不可復忍。携錢逕去。至鄰舟。則見兩人對賭。錢注豐美。置錢几上。即求入局。二人喜。即與共擲。秀大勝。一客錢盡。即以巨金質舟主。漸以十餘貫作孤注。賭方酣。又有一人登舟來。耽視良久。亦傾囊出百金質主人。入局共博。張中夜醒。覺秀不在舟。聞鼾聲。心知之。因詣鄰舟。欲撓沮之。至則秀跨側。積貲如山。乃不復言。負錢數千而返。呼諸客並起。往來移運。尚存十餘千。未幾三客俱敗。一舟之錢盡空。客欲賭金。而秀欲已盈。故托非錢。不博以難之。張在側。又促逼令歸。三客燥急。舟主利其盆頭。轉貸他舟。得百

餘千。客得錢賭更豪。無何又盡歸秀。天已曙。放曉閤矣。共運貨而返。三客已去。主人視所質二百餘金。盡箔灰耳。大驚。尋至秀舟。告以故。欲取償于秀。及問里居姓名。知為建之之子。縮頭羞汗而退。迺訪榜人。乃知主人即申竹亭也。秀至陝時。亦頗聞其姓字。至此鬼已報之。故不復追其前却矣。乃以貨與張合業而北。終歲獲息倍蓰。遂援例入監。益叔子母。十年間。財雄一方。

○○晚霞

五月五日、吳越有開龍舟之戲、刻木為龍、繪鱗甲、飾以金碧、上為雕甍朱檻、旌旗皆以錦繡、舟末為龍尾、高二丈餘、以布索引木板下垂、有童坐板上、顛倒滾跌、作諸巧劇、下臨江水、險危欲墮、故其購是童也、先以金啗其父母、預調馴之、墮水而元勿悔也、吳門則載美姬、較不同耳、鎮江有蔣氏童阿端、方七歲、便捷奇巧、莫能過、聲價益起、十六歲、猶用之、至金山下墮水死、蔣媼止此子、哀鳴而已、阿端不自知死、有兩人導去、見水中別有天地、回視則流波四遠、屹如壁立、俄入宮殿、見一人梵卑坐、兩人曰、此龍宮君也、便

使拜伏。龍宮君龍顏色和霽曰：阿端儂巧，可入柳條部。遂引至一所，廣殿四合，趨上東廊，有諸少年出與為禮，率十三四歲，即有老嫗來，衆呼解姥，坐令獻技。已乃教以錢塘飛霞之舞。洞庭和風之樂。但聞鼓鉦喧聒，諸院皆响。既而諸院皆息，姥恐阿端不能，即嫺獨絮，調撥之。而阿端一過，殊已了了。姥喜曰：得此兒，不讓晚霞矣。明日龍宮君按部，諸部畢集，首按夜叉部。鬼面魚服，鳴大鉦，圓四尺許，鼓可四人合抱之，聲如巨霆，叫噪不復可聞。舞起，則巨濤洶湧，橫流空際，時墮一點大如盆，着地消滅。龍宮君急止之，命進乳鶯部。皆二八姝麗，笙樂細作，一時清風習習，波聲

俱靜水漸凝如水晶。吾界上下通明。按畢俱退。立西墀下。  
次按燕子部。皆垂髻人。內一女。卽年十四五已來。振袖傾  
鬟。作散花舞。翩翾起。衿袖襖履間。皆出五色花。朶隨風  
颺下。飄泊滿庭。舞畢。隨其部亦下西墀。阿端旁睨。雅愛好  
之。問之同部。卽晚霞也。無何。喚柳條部。龍宮君特試阿端。  
端作前舞。喜怒隨腔。僥仰中節。龍宮君嘉其惠悟。賜五文。  
袴褶魚鬢金束髮。上箱夜光珠。阿端拜賜下。亦趨西墀。各  
守其伍。端于衆中。遙注晚霞。晚霞亦遙注之。少間。端逡巡  
出部而北。晚霞亦漸出部而南。相去數武。而法嚴不敢亂  
部。相視神馳而已。既按蛺蝶部。童男女皆雙舞。身長短。年

大小服色黃白、皆取諸同、諸部按畢、魚貫而出、柳條在燕  
子部後、端疾出部前、而晚霞已緩滯在後、回首見端、故遺  
珊瑚釵、端急內袖中、既歸、疑思成疾、眠餐頓廢、解姥輒進  
甘旨、日三四省、撫摩殷切、病不少瘥、姥憂之、罔所為計、曰  
吳江王壽期已促、且為奈何、薄暮一童子來、坐榻上、與語  
自言、隸蛺蝶部、從容問曰、君病為晚霞否、端驚問、何知、笑  
曰、晚霞亦如君耳、端悽然起坐、便求方計、童問尚能步否、  
答云、勉強尚能自力、童挽出、南啟一戶、折而西、又開雙扉、  
見蓮花數十畝、皆生平地上、葉大如席、花大如蓋、落瓣堆  
梗下盈尺、童引入其中、曰、姑坐此、遂去、少時一美人撥蓮

花而入。則晚霞也。相見驚喜。各道想思。略述生平。遂以石  
壓荷。蓋令側。雅可憐。蔽又勻鋪蓮瓣。而藉之。折與狎。寢既  
訂。后約。日以夕陽為候。乃別端歸。病亦尋愈。由此兩人日  
以會于蓮舫。過數日。隨龍閣君往壽吳江王。稱壽已。詣部  
悉歸。獨留晚霞。及乳鸞部一人。在宮中教舞數月。更無音  
耗。端悵望若失。惟鮮姣日往來吳江府。端托晚霞為外妹。  
求携去。冀一見之。聞吳江門下數日。宮禁嚴森。晚霞苦不  
得出。悵。而返。積月餘。痴想欲絕。一日鮮姣入。戚然相弔。  
曰。惜乎晚霞投江矣。端大駭。涕下。不能自止。因毀冠裂服。  
藏金珠而出。意欲相從俱死。但見江水若壁。以首力觸。不

得入念欲復還、俱問剋服、罪將增重、意計窮蹙、汗流決踵、  
忽睹壁下有犬、樹一章、乃孫攀而上、漸至端杪、猛力躍墮、  
幸不沾濡、而竟已浮水上、不意之中、恍睹人世、遂飄然泗  
去、移時得岸、少坐江濱、頓思老母、遂起舟而去、抵里四顧、  
居廬忽如隔世、次且至家、忽聞窗中有女子曰、汝子來矣、  
音聲甚似晚霞、俄與母俱出、果霞斯時、兩人喜勝于悲、而  
媪則悲疑驚喜、萬狀俱作矣、初晚霞在吳江、覺腹中震動、  
龍宮法禁嚴恐、旦夕身婉、橫遭撻楚、又不得一見阿端、但  
欲求死、遂潛投江水、身泛起、沉浮波中、有客舟拯之、問其  
居里、晚霞故吳名姝、溺水不得其尸、自念銜冤、不可復投、

遂曰鎮江蔣氏吾壻也。客因帶貲扁舟送諸其家。蔣媼疑其錯悞。女自言不悞。因以其情詳告媼。以其風格婉妙。頗愛悅之。第慮年太少。必非肯終寡也者。而女孝謹。顧家中貧。便脫珍飾。售數萬。媼察其志無他。良喜。然無子。恐一旦臨蓐。不見信于戚里。以謀女。曰。母但得真孫。何必求人。知媼亦安之。會端至。女喜不自己。媼亦疑兒不死。陰發兒塚。骸骨俱存。因以自詰端。始爽然自悟。然恐晚霞惡其非人。囑母勿復言。母然之。遂告同里。以為當日所得非兒尸。然終慮其終不能生子。未幾竟舉一男。捉之無異常。兒始悅。父之女漸覺阿端非人。乃曰。胡不早言。凡鬼衣龍

宮衣七。魂魄堅凝。生人不珠矣。若得宮中龍角膠。可以  
續骨節。而生肌膚。惜不早贖之也。端貨其珠。有賈胡出貲  
百萬家。由此巨富。值母壽。夫妻歌舞稱觴。遂傳聞王邸。王  
欲強奪。晚霞端惧。見王自陳。夫婦皆免。驗之無影。而信。遂  
不之奪。但遣宮人就別院。傳其技。女以龜溺浣客。而后見  
之。數三月。終不能盡其技而去。

○○○白秋練

直隸有慕生、小字蟾宮、商人慕小寨之子、聰慧喜讀、年十六、翁以文業迂、使去而學賈、從父至楚、每舟中無事、輒便吟誦、抵武昌、父留居逆旅、守其居積、生束父出、執卷哦詩、音節鏗鏘、輒見窗影憧憧、似有人窈聽之、而亦未之異也、一夕翁赴飲久不歸、生吟益苦、有人徘徊窗外、月映甚悉、怪之、遽出窺覘、則十五六傾城之姝、望見生急避去、又二三日、載貨北旋、暮泊湖濱、父適他出、有媼入曰、郎君族吾女矣、生驚問之、答云、妾白姓、有息女秋練、頗解文字、言在郡城、得聽清吟、於今結念、至絕眠餐、意欲附為婚姻、不得

復拒。生心實愛好，第慮父嗔，因直以情告。媼不實信，務要盟約。生不肯。媼怒曰：「人世姻好，有求委禽而不得者，令老身自媒，反不見納，恥孰甚焉！請勿想北渡矣。」遂去。少間，父歸，喜其詞以告之。隱冀垂納，而父以涉遠，又薄女子之懷春也，笑置之。泊舟處水深，沒棹，夜忽沙磧擁起，舟滯不得動。湖中每歲客舟，必有留住守洲者，至次年桃花水溢，他貨未至，舟中物當百倍于原直也。以故翁未甚憂怪。獨冀明歲南來，尚須揭費。於是留子自歸。生竊喜，悔不詰媼居里日。既暮，媼與一婢扶女郎至，展衣卧諸榻上。向生曰：「人病至此，莫高枕作無事者。」遂去。生初聞而驚，移燈視女，則

病態含嬌秋波自流略致訊詰嫣然微笑生強其一語曰  
為郎憔悴却羞郎可為妾咏生狂喜欲近就之而憐其荏  
弱探手於懷接腦為戲女不覺歡然展譖乃曰君為妾三  
吟王建羅衣葉上之作病當愈生從其言甫兩過女攬衣  
起曰妾愈矣再讀則嬌頭相和生神志益飛遂滅燭共寢  
女未曙已起曰老母將至矣未幾媼果至見女凝妝歡坐  
不覺欣慰邀女去女俛首不語媼即自去曰汝樂與郎君  
戲亦自任也于是生始研問居止女曰妾與君不過傾蓋  
之交婚嫁尚未可必何須令知家門然兩人互相愛悅要  
誓良堅女一夜早起挑燈忽聞卷悽然泪莹生起急問之

女曰阿翁行且至我兩人事妾適以卷卜展之得李益江南曲詞意非祥生慰解之曰首句嫁得瞿塘賈即已大吉何不祥之与有女乃少懽起身作別曰暫請分手天明則千人指視矣生把臂哽咽問好事如諧何處可以相報曰妾常使人偵探之諧否無不聞也生將下舟送之女力辭而去無何慕果至生漸吐其情父疑其招妓怒加詬厲細審舟中財物並無虧損譙訶乃已一夕翁不在舟女忽至相見依仁莫知決策女曰低昂有數且圖目前姑曲君西月再商行止臨別以吟聲作為相會之約由此值翁他出遂高吟則女自至四月行盡物價失時諸賈無策歛賞禱

湖神之廟。端陽后雨水大至。舟始通。生既歸。凝思成疾。慕  
憂之巫醫並進。生私告母曰。病非藥稟可痊。惟有秋練至  
耳。翁初怒之。久之支離已憊。始憐。僱車載子。復入楚。泊舟  
故處。訪居人。並無知白媪者。會有媪搥柁湖濱。即出自任。  
翁登其舟。窺見秋練心竊喜。而審詰邦族。則浮家泛宅而  
已。因寔告子。病由異女登舟。姑以解其沉痾。媪以婚無成。  
約弗許。女露半面。殷上窺聽。聞兩人言。皆泪欲墮。媪視女  
面目。翁哀請。即亦許之。至夜。翁出。女果至。就榻鳴泣曰。昔  
年妾狀。今到君耶。此中况味。要不可不使君知。然羸頓如  
此。急切何能便瘳。妾請為君一吟。生亦喜。女亦吟王建前

作生曰。此卿心事。賢二人何得效。然間卿。神已棄矣。試  
爲我吟楊柳千條。盡向西。女從之。生贊曰。快哉。卿昔誦詩  
餘有采蓮子云。並蓄香蓮十頃波。心尚未忘。煩一曼声度  
之。女又從之。甫闌。生躍起曰。小生何嘗病哉。遂相狎抱。沉  
疴若失。既而問父。見媼何詞。事得諧否。女已察知翁意。直  
對不諧。既而女去。父來見生。已起。喜甚。但慰勉之。因曰。女  
子良佳。然自總角時。把柁擢歌。無論微賤。抑亦不貞。生不  
語。翁既出。女復來。生述父意。女曰。妾窺之審矣。天下事愈  
急。則愈遠。愈迎。則愈拒。當使意自轉。反相求。生問計。女  
曰。凡商賈之志。在于利耳。妾有術。知物價。適視舟中物。

並無少息爲我言翁居某物利三之某物十之歸家妾言  
驗則妾爲佳嬪矣。再來時君十八妾十七相歡有日何憂  
爲。生以所言物價告父。父頗不信姑以餘貲半從其教。既  
歸所自買貨貲本大盛。幸少從婦言得厚息略相準。以是  
服秋練之神。生益誇張之。謂女自言能使己富。翁于是益  
指貲而南至湖。數日不見白媼。過數日始見其泊舟柳下。  
因委禽焉。媼悉不受。但涓吉送女過舟。翁另賃一舟爲子  
合。詎女乃使翁益南。所應居貨悉籍付之。媼乃邀壻去。  
家于其舟。翁三月而返。物至楚價已倍蓰。將歸女永載湖  
水。旣歸每食必加少許。如用醢醬焉。由是每南行必爲致。

數罈而歸後三四年。舉一子。一日涕泣思歸。翁乃偕子及  
嬭俱入楚。至湖不知媪之所在。女扣舷呼母。神形喪失。促  
生沿湖問訊。會有釣鯿鯉者。得白鱗。生近視之。巨物也。形  
全類人。乳陰畢具。奇之。歸以告女。女大駭。謂風有放生願。  
囑生贖放之。生往商釣者。釣者索直昂。女曰。妾在君家謀  
金不下巨萬。區區者何遂斬直也。如必不從。妾即投湖水  
死耳。生惧不敢告父。盜金贖放之。既還不見女。搜之不得。  
更盡始至。問何往。曰。適至母所。問母何在。覲然曰。今不渫  
不寔告笑。適所贖財妾母也。向在洞庭。龍君命司行旅。近  
宮中欲選嬪妃。妾被浮言者所稱道。遂敕妾母坐相索。

妾母實奏之。龍君不聽。放母于南濱。餓欲死。故罹前難。今難  
雖免。而罰未釋。君如愛妾。代禱真君。可免。如以異類見憎。請  
以咒御還君。妾自去。龍宮之奉。未必不百倍君家也。生大歡。  
慮真君不可得見。女曰。明日未刻。真君當至。見有跛道士。急  
拜之。入水。亦從之。真君喜。文士必合憐。乃出魚腹。紗一方。曰。如  
問所求。即出此求書。一免字。生如言。候之。果有道士。雙蹕而至。  
生伏拜之。道士急走。生從其后。道士以杖投水。躍登其上。生  
竟從之。而登。則非杖也。舟也。又拜之。道士問何求。生出羅求  
書。道士展視。曰。此白驤翼也。子何遇之。蛟宮不敢隱。詳陳  
始末。道士笑曰。此物殊風流。老龍何得荒淫。遂出葦草書。

免字如符形。返舟令下，則見道士踏杖浮頃刻已渺歸。舟女喜，但囑勿洩于父母。歸后二三年，翁南遊，數月不歸。湖水俱罄，父待不至，女遂病。日夜喘急，囑曰：如妾死，勿瘞。當于卯午酉三時，一吟杜甫夢李白詩，死當不朽。待水至，傾注盆內，閉門，緩妾衣，抱入浸之，宜得活。喘息數日，奄然遂斃。后半月，慕翁至，坐急如其教，浸一時許，漸甦。自是海思南旋，后翁死，生從其意，遷于楚。

○○王者

湖南巡撫某公遣州佐押解餉六十萬赴京途中被雨日暮恁程無所投宿遠見古剎因指棲止天明視所解金蕩然無存衆駭怪莫可取咎回白撫公公以為妄將置之法及詰衆役並無異詞公責令仍反故處緝察端緒至廟前見一瞽者形貌奇異自榜云能知心事因求卜筮瞽曰是為失金者州佐曰然因訴前苦瞽者便索肩輿去但從我去當自知遂如其言官役皆從之瞽曰東亡之瞽曰北亡之凡五日入深山忽睹城郭居人輻輳入城支移時瞽曰止因下輿以手南指見有高門西向可數閤自問之拱手

自去州佐其教果見高門漸入之。一人出衣冠漢不言姓名。州佐迷所自來其人云請留數日當與君謁當事者遂導去令獨居一所給以食飲暇時閒步至第後見一園亭入涉之老松翳日細柳如毡數轉廊榭又一高亭歷階而入見壁上掛人皮數張五官俱備腥氣流熏不覺毛骨森豎疾退歸舍自分留鄴異域已無生望因念進退一死亦姑聽之。明日衣冠者召之太曰今日可見矣州佐唯衣冠者乘怒馬甚駛州佐步馳從之俄至一轅門儼如制府衙署皂衣人羅列左右規模凜肅衣冠者下馬導入又一重門見有王者珠冠繡綬南面坐州佐趨上伏謁王者問

汝湖南解官耶州佐諾王者曰銀俱在此是區也者汝撫  
君即慨然見贈未為不可州佐泣訴限期已滿歸必就刑  
稟白何所申証王者曰此即不難遂付以巨函云以此復  
之可保無恙又遣力士送之州佐惛息敢辨受函而返山  
川道路悉非來時<sup>所</sup>經既出山送者乃去數日抵長沙敬白  
撫公亡益妄之怒不容辨命左右者飛索以縋州佐解襖  
出函公折視未竟面如灰土命釋其縛但云銀亦細事汝  
姑出於是急擻屬官設法補解訖數日公疾尋卒先是公  
與愛姬共寢既醒而姬裝盡失閤署驚怪莫測其由蓋中  
即有髮也外有書云汝自起家守令位極人臣賕賂貪婪

不可悉數。前銀六十萬。業已驗收在庫。當自發倉。補充舊額。解官無罪。不得加譴責。前取姬髮。畧示微警。如復不遵。敬令旦晚取汝首領。姬髮財還。以作明信。公卒後。家人始傳其書。後屬員遠人。尋其處。則皆重岩絕壑。更無經路矣。

異史氏曰。紅線金合以敬會。良亦快異。然桃源仙人。不事劫掠。即刺客所集。烏得有城郭衙署哉。嗚呼。是何神歟。苟得地。恐天下之赴懸者。無已時矣。

○○○陳雲棲

真毓生。楚夷陵人。孝廉之子。能文。美丰姿。弱冠知名。此時

相者曰、後當娶女道士為妻、父母共以為美、而為之論婚、  
低昂苦不能就、生母戚夫人祖居黃岡、生以故詣外祖母、  
聞時人語曰、黃州四雲、少者無倫、蓋即有呂祖菴、中道  
士皆美、故云、菴去臧氏村、僅十餘里、生因竊往扣其門、果  
有女道士三四人、謔喜、亟迎、度皆深中、一最少者、曠世真  
無其傳、心好而注之、女以手指頤、但他顧諸道士、竟瑣烹  
茶、生乘間問姓字、答云、雲棲、姓陳、生戲曰、奇矣、小生適姓  
潘、陳顧類發類、低頭不語、起而去、少間、滄茗進佳果、各道  
姓字、一白雲、深年三十許、一盛雲、眠二十已來、一梁雲、洞  
約二十有四、五却為弟、而雲棲不至、生殊悵悵、因問之、白

曰。此婢惧生。生乃起別。白力挽之。不畱而出。白曰。而欲見雲棲。明日可復來。生歸。思恋綦切。次日又詣之。諸道士俱在。獨少雲棲。未便遽問。諸道士治具畱餐。生力辭不聽。白折餅授箸。勸進良殷。既問雲棲何在。答云。自至。久之。日勢已晚。生欲歸。白捉腕畱之。曰。姑止此。我捉婢子來奉見。生乃止。俄挑燈具酒。雲眠亦去。酒數行。生辭已醉。白曰。飲三觥。則雲棲出矣。生果飲如數。梁亦以此挾勸之。生又盡之。覆瓿告辭。白頽梁曰。吾等面薄。不能勸飲。汝往曳陳婢來。便道潘郎符妙常而已久。梁去少時而返。具言雲棲不至。生欲去。而夜已深。乃佯醉仰臥。兩人代裸之。遂就淫焉。

終夜不堪其擾。天既明不牯而別。數日不敢復往。而心念雲棲不忘也。但不時於近側探偵之。一日既暮。白出門與少年去。生喜不甚。畏梁急往。數聞雲眠出應門。問之則梁亦他適。因問雲棲。或導公入一院。呼曰。雲棲客至矣。但見室門閉。然而合。盛笑曰。閉扉矣。生立窗外。似將有言。或乃去。雲棲隔窗曰。人皆以妾為餌釣君也。頻來。身命殆矣。妾不能終守清規。亦不敢遂平蕪恥。欲得如落卽者事之耳。生乃以白頭相約。雲棲曰。妾師撫養。即亦非易。果相見。妾當以二十金贖妾身。妾候君三年。如誓為棄中之約。所不能也。生諾之。方欲自陳。而盛復之。從與俱出。遂別歸中。

心怡悵思欲委曲夤緣再一親其婚範適有家人報父病遂星夜而還無何孝廉卒夫人庭訓最嚴心事不敢使知但刻減金貲日積之有議婚者輒以服闋為辭母不聽生婉告曰曩在黃岡外祖母欲以婚陳氏誠心所願今遭大故音耗遂梗久不如黃省問旦夕一往如不果諧從母所命夫人許之乃携所積而去至黃詣庵中則院宇荒涼大異疇昔漸入之惟一老尼炊灶下因就問曰前年老道士死四雲星散矣問何之曰雲深雲棟從惡少去向聞雲棲寓居卽北雲眠消息不知也生聞之悲嘆命駕卽詣卽北遇觀輒詢並少踪跡悵恨而歸偽告母曰舅言陳翁如岳

州行其歸、當遣伴來、踰半年、夫人歸寧、以事問母、  
然夫人怒子誑、媼疑甥與舅謀、而未以問也、幸舅出、夫人  
以香愿登蓮、齊宿山下、既卧、逆旅主人扣扉、送一女道  
士寄宿同舍、自言雲棲、聞鄰人家夷陵、移坐就榻、告慙、  
坎詞音悲惻、末言有表兄潘生、與夫亦同籍、煩囑子侄輩  
一傳口語、但道其寄楊鶴觀、師叔玉蓮成所、朝夕兀若  
度日如歲、令早一臨存、恐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夫人審  
名字、即~~其~~不知、但云既在學宮、秀才輩想無不聞也、未明  
早別、媼再囑夫人既歸、向生言及、生長號曰、實告母所  
謂潘生即兒也、夫人既知其故、怒曰、不肖兒、宣淫寺觀、以

道士為婦何顏見親賓子。生垂頭不敢出詞會。生以赴入  
邸。窮命舟訪王道成。至則雲棲半月前出遊不返。既歸。悅  
悅而病。適賊媼卒。夫人狂奔喪。珥后迷途至京氏家。問之  
則族妹也。相便邀入。見有少女在堂。年可十八九。姿容曼  
妙。目所未睹。夫人每思得一佳婦。婢子不慊。心動。因詰生  
平。妹云。此氏女也。京氏甥也。怙恃俱失。暫寄此耳。問婦家  
誰。曰無之。把手無語。意數嬌婉。母大悅。為之過宿。私以已  
意告妹。曰。良佳。但其人高自位置。不然。胡踉蹌至今也。  
客商之。夫人招與同榻。談笑甚歡。自顧母夫人。夫人悅。請  
同歸荊州。女益喜。次日同舟而還。既至。則生病未起。母慙

其沉序使婢陰告曰夫人為公子載麗人至矣。生未信。伏  
窺之。較雲樓尤艷絕也。因念三年之約已過。出進不返。  
則王容必已有主。得此佳麗。心懷頗慰。於是輟然動色。病  
亦尋瘳。母乃招兩人相拜。見生出。夫人謂女亦知我同歸  
之意乎。女微笑曰。妾已知之。但妾所以同歸之初志。母不  
知也。妾少字夷陵潘氏。音耗濶絕。先已另有良匹。果爾則  
為母也。婦不用。則終為母也。女報母有日也。夫人曰。既有  
成約。即亦不强。但前在五祖山時。有女冠問潘氏。今有潘  
氏。固知夷陵世族。無此姓也。女驚曰。卧蓮落。下者母耶。詢  
潘者。即我是也。母始恍然悟。笑曰。若然。則潘生固此矣。女

問何在。夫人命婢導去。問生。驚曰。卿雲棲耶。女問何如。生言其情。始知以潘郎為戲。女知為生。羞與終談。急返告母。母問其何復姓。王答云。妾本姓王。道師見愛。遂以為女。從其姓耳。夫人亦喜。謂吉為之成禮。先是女與雲眠俱依王道成。道成居隘。雲眠遂去之漢口。女嬌痴不能作苦。又羞出執道士業。道成頗不善之。會京氏如黃岡。女遇之流涕。因與俱去。俾改女子裝。將論昏士族。故諱其曾隸道士籍。而問名者。女輒不顧。舅及姑妯皆不知意向。心厭嫌之。是日從夫人歸。得所托。如釋重負焉。合卺後。各述所遭。喜極而泣。女孝謹。夫人雅憐愛之。而彈琴好奕。不知理家人。

生業夫人頗以為憂積月餘母遠而人如京氏留數日而歸泛州江流歟一舟過中一女冠近之則重服也雲眠獨與士善女喜招與同舟相對酸辛問將何之盛云久切悲念達至鵲棲觀則聞依京舅矣故將詣黃岡一奉探耳竟不知意中人已得相聚今視之如仙刺此漂泊人不知何時已矣因而歎戲女設一謀令易道裝偽作姊携伴夫人徐擇佳耦盛從之既歸女先白夫人盛乃入舉止大家談笑間練達世故母既寡苦寂得盛良惟惟恐其去盛早起代母劬勞不自作客母益喜陰思納女姪以掩女冠之名而未敢言也一日忘某事未作急問之則盛代備已久因

謂女曰。畫中人不能作家。亦復何為。新婦若大娘者。吾不  
夏也。不知女存心久。但恐母嗔。聞母言。笑對曰。母既愛之。  
新婦欲效英皇。何妨不言。亦輒然笑。女退告生曰。老母首  
肯矣。乃另潔一室。告曰。昔在觀中共枕時。姊言但得一能  
知親愛之人。我兩人富共事之。猶憶之否。盛不覺雙眸盈  
堂曰。妾所謂親愛者非他。如日。已經營。曾無一人知其甘  
苦。數日來。畧有微勞。即煩老母。卽念則中心冷暖。頓殊矣。  
若不下逐客令。俾得長伴老母。於願斯足。亦不望前言之  
踐也。女告母。已。令姊妹焚香。各天無悔詞。乃使生與行夫  
婦禮。將寢。告生曰。妾乃二十三歲老處女也。生猶未信。既

而落紅投繆始奇之盛曰妾所以樂得良人者非不能甘  
岑寂也誠以閨閣之身酬覩然酬應如狗欄所不堪耳借  
此一度掛名君籍當為君奉事老母作內紀綱若房閨之  
樂請別與人探討之三日後襖被從母遺之不去女早詣  
母所占其床寢不得已乃從生去由是三兩日輒一更代  
習為常夫人故善奕自寡居不暇為之自得盛經理井亡  
盡日無事輒與女奕挑燈論茗聽兩婦彈琴夜分始散每  
與人曰兒父在時亦未能有此樂也盛司出納每紀籍報  
母曰疑曰先輩常言幼孤作字陣棋誰教之女笑以實告  
母亦笑曰我初不欲為兒娶一道士今竟得兩矣忽憶童

時所卜始信定數不可逃也。生再試不第。夫人曰。吾家雖不豐。薄田三百畝。幸得雲眠紀理。日益溫飽。兒但在膝下。率兩婦與老身共樂。不願汝求富貴也。生從之。後雲眠生男女各一。雲棲女一男三。母八十餘歲而終。孫皆入泮。長孫雲眠所出。已中鄉選矣。

### 司札吏

游擊官某妻甚多。最諱某小字。呼年曰歲。生曰硬。馬曰大驢。又諱敗曰勝。安為故。雖簡札往來。不甚避忌。而家人道之則怒。一日司札吏白事。悞犯大怒。以研擊之。立斃。三日後醉卧。見吏持刺入。問何為。曰。馬子安來拜。忽悟其鬼。

急起拔刀揮之。吏微笑。擲刺几上。泯然而沒。取刺視之。書云。歲家春。破大驢子放勝。暴謬之夫。為鬼揶揄。可笑甚已。牛首山僧。自名鐵漢。又名鐵屎。有詩四十字。見者無不絕倒。自鏤印章二。一曰混帳行子。一曰老實潑皮。秀水王司直得其詩。名曰牛山四下花。款云。混帳行子。老實潑皮。故不為讀其詩。標名已足解頰。

### 司訓

教官某。甚聲。而與一狐善。狐而語之。亦能聞。每見上官。亦與狐俱。人不知其重聽也。積五六年。狐別而去。囑曰。君如傀儡。非挑弄之。則五官俱廢。與其以聾取罪。不如早自高。

惜也。偽器尚不足  
以奉上。害矣。子  
使倘有愛繼一  
意。亦必不使一  
以。於身取。

也。某戀祿不能從其言。應對辱幸。李使欲逐之。某又求富  
道者為之緩頰。一日執事文場。唱名畢。李使退。與諸教官  
燕坐。教官各捫籍執中。呈進闕說。已而李使笑問。貴學何  
獨無所呈進。某茫然不解。近坐者肘之以手。入執示之勢。  
某為親戚。寄賣房中偽器。隨在求售。因學使笑語。疑索此  
物。鞠恭起對曰。有八錢者最佳。下官不敢呈進。一座匿笑。  
學使叱出之。遂免官。

異史氏曰。平原獨無。亦中流之砥柱也。榮使而求呈進。  
固當奉之以此。由是得免。免哉。

朱公子仁青耳錄云。東萊一明經。遲司訓沂水。情類癡。

凡同人欣集時。皆嘿不語。遲坐片時。不覺五官俱動。笑啼並作。傳若無人焉。者。若聞人笑。殺頓止。日儉而自奉。積金百餘兩。自理齋房。妻子亦不使知。一日獨坐。息手足動。少刻云。作惡結怨。受餓忍飢。好容易積蓄。今在齋房。倘有人知。竟如何。如此再四。一門斗在傍。殊亦不覺。次日遲出門。斗入掘取而去。過二三日。心不自寧。發穴驗視。則已空。頓足搏膺。嘆恨欲死。教賊中。可云千態百狀矣。

○○織成

洞迂湖中。佳。有水神借舟。遇有空船。纔忽自解。飄然遊

行但聞空中音樂並作舟人蹲伏一隅瞑目聽之莫敢仰  
視任所往遊畢仍泊舊處有柳生落籍歸醉卧舟上笙樂  
忽作舟人挂生不得醒急匿艙下俄有人掉生已醉甚隨  
手墮地眠如故即亦置之少間鼓吹鳴聒生微醒聞蘭麝  
充盈曉之見滿船皆佳麗心知其異目若瞑少間傳呼緞  
成即有待兒來立近類際翠襪紫舄細瘦如指心好之隱  
以齒齣其襪少間女子移動牽曳傾踣上問之目白其故  
在上者怒命即行誅遂有武士入捉縛而起見南面一人  
冠類者曰行且語曰聞洞庭君為柳氏臣亦柳氏昔洞庭  
落第今臣亦落第洞庭得遇龍女而仙今臣醉戲一姬而

死何幸不幸之懸殊也。王者聞之，與回問汝秀才下第者乎？生  
諾，便授筆札，令賦風鬟霧鬋，生固襄陽名士，而構思窮達，  
捉筆良久，上謂讓曰：名士何得爾？生釋筆自白，昔三都賦  
十稔而成，以是知文貴工，不貴速也。王者笑聽之。自辰至午，稿  
始脫。王者覽之大悅，曰：真名士也。遂賜以酒，頃刻異饌紛  
綸，方問對間，一吏捧簿進白，溺籍告成矣。問人數幾何，  
曰：一百二十八人。問簋羞何人矣，答云：毛南二尉。生起拜辭。  
王者贈黃金十斤，又水晶界方一握，曰：湖中小有劫數，持此  
可免。忽見羽葆人馬紛立水面，王者下舟登輿，遂不復見。久  
之，寂然。舟人始自艤下出，蕩舟北渡，風逆不得前，忽見水

中有鉄猫浮出舟人駭曰猫將軍出現矣。各舟商人俱伏。又無何湖中一木直立築搖動。蓋惧曰南將軍又出矣。少時波浪大作上翳天日。四顧海舟一時盡覆。生舉界方危坐舟中。萬丈洪濤至舟頓滅。以是得全。既歸每向人語其異言舟中侍兒雖未悉其容貌而裙下雙鉤亦人世所無。後以故至武昌有崔媼賣女千金不售蓄一水晶界方。言有能配此者嫁之。生異之。懷界方而往。媼忻然承接呼女出見。年十五六已來。媚曼風流更無倫比。各一展拜。反身入牕。生一見魂魄動搖曰小生亦蓄一物不知與老姥家藏頗相稱否。因各出相較長短不棄毫釐。媼喜便問寓所請生即。

歸命與界方留作信。生不肯留。媼笑曰：「官人亦太小心。老身豈為一界方袖身竄去耶？」生不得已留之。出則賃輿急返。而媼室已空。大駭。徧問居人。迄無知者。日已向酉。形神俱喪。邑已而返。中途值一輿過。忽褰簾曰：「柳郎何遲也？」視之則在媼。喜問何之。媼笑曰：「必將疑老身拐騙者矣。別後適有便輿。頓念官人亦喬寓。措辦良艱。故遂送女歸舟耳。生邀回車。媼必不可。生倉皇不能確信。急奔入舟。女果及一婢在焉。見生入。含咲承迎。生見翠被紫履。與舟中侍兒妝飾更無少別。心異之。徘徊凝注。女笑曰：「既已注目。生平所未見耶？」生益俯窺之。則襖后齒痕宛然。驚曰：「卿織成耶？」女掩口微哂。生長揖曰：「卿果神人。早請直言。以往

煩感女曰實苦君前舟中所遇即洞庭君也仰慕渴和便欲  
以事相贈因妻過為王妃所愛故歸謀之妻之來從妃命也生  
喜沐手焚香望湖朝拜乃歸後詣武昌女求同去將使婦卑  
既至洞庭女拔釵擲水忽見一小舟自湖中出女躍登如飛鳥集  
轉瞬已杳生坐船頭於沒處凝眇之遙上樓船至既近忽聞  
忽如一彩會翔過則纖成至矣一人自窓中連擲金珠珍物甚  
多皆妃賜也自是歲一兩觀以為常故生家富有珠寶每出一  
物世家所不識焉

相傳唐柳毅遇龍女洞庭君以為婿後遜位於毅又以毅  
貌文不能攝服水怪付以鬼面晝戴夜除久之漸習忘除

遂與面合而為一。毅覽鏡自慚，故行人泛湖，或以手指物，則疑為指己也。以手覆額，則疑其窺己也。風波輒起，舟多覆。故初登舟，人必以此告戒之。不則設牲牢祭，乃得渡。許真君偶至湖，浪阻不得行。真君怒，執毅付郡獄。吏檢囚，恒多一人，莫測其故。一夕，毅示夢郡伯，哀求援救。伯以幽明異路，謝辭之。毅云：「真君於某日臨境，但為求懇，必合有濟。」既而真君果至，因代求之，遂得釋。嗣後湖禁稍平。

○○○竹青

魚客，湖南人，忘其郡邑家貧，下第歸，資斧斷絕，羞於行乞，餓甚，暫憩吳王廟中，拜禱神座。出卧廊下，忽一人引去，見王

跪白曰。黑衣陳尚缺一卒。可使補缺。王曰可。即投黑衣。既著身。化為鳥。振翼而出。見鳥友羣集。相將俱去。分集帆檣舟上。客旅爭以肉向上拋擲。羣鳥於空中接食之。因亦尤效。須臾果腹。翔棲奔竄。意亦甚得。前二三日。吳王憐其無偶。配以鷓鴣。呼之竹青。雅相愛樂。每取食。輒馴無機。竹青恒勸諫之。卒不能聽。一日有滿兵過。彈之中背。幸竹青御去之。得不被擒。羣鳥怒。鼓翼擁波。湧起。舟盡覆。竹青仍投餌哺魚。傷甚。終日而斃。忽如夢醒。則身卧廟中。先是居人見魚死。不知誰何。撫之未冷。故不時令人邏察之。至是。訊知其由。歛葬送歸。後三年復遇故所。恭謁吳王。設食喚鳥下集。羣鳥祝曰。竹青如在。當止。食已。

並飛去後。領薦歸。復謁吳王廟。薦以少牢。已乃大設以饗。賓鳥友。  
又祝之。是夜宿於湖村。秉燭方坐。忽几前如飛鳥。飄落視之。則二  
十許麗人。蹁然曰。別來無恙乎。魚驚問之曰。君不識竹青耶。魚喜。  
詰所來曰。妾今為漢江神女。送故鄉時。常少前鳥使。而道君情。故  
來一相聚也。魚益欣感。宛如夫妻之久。別不勝惜。戀生將偕與俱。  
南女欲邀與俱西。而謀不決。寢初醒。則女已起。開目見高堂中。  
巨燭熒煌。竟非舟中。驚起問此何所。女笑曰。此漢陽也。妾家  
即君家。何必南天。漸曉。婢媼紛集。酒炙已進。就廣床上設矮  
几。夫婦對酌。魚問僕何在。答在舟上。生慮舟人不能久待。言  
不妨。妾當助君報之。於是日夜談讌。樂而忘歸。舟人夢醒。忽

見漢陽騷絕。僕訪主人。杳無音信。舟人欲他適。而縋結不解。遂共守之。積四月餘。生忽憶歸。謂女曰。僕在此。親戚斷絕。且卿與僕名爲琴瑟。而不一認家門。奈何。女曰。無論妻不能往。縱往。君家自有婦。將何以處妻乎。不如置妻於此。爲君別院可耳。生恨道遠。不能時至。女出黑衣曰。君向所著舊衣尚在。如念妻時。衣此可至。時爲君解之。乃大設餚珍。爲生粗餞。即醉而寢。醒則身在舟中。視之。洞庭舊泊處也。舟人及僕俱在。相視大駭。詰其所往。生故懷然。自驚。枕邊一襪。檢視則女贈新衣襪。履黑衣。亦捐置其中。又有繡素。維繫腰際。探之則金貨充牣焉。於是南發。達岸。厚酬舟人而去。歸家。數月。苦憶漢水。因潛出。黑衣著之。

兩脇生翼，翕然凌空，經兩時許，已達漢水，回翔下視，見孤嶼中，有樓舍一族，遂飛墮，有婢子已望見之，呼曰：「官人至矣。」無何，竹青出，命衆手為緩結，覺羽毛剗然盡脫，握手入舍，曰：「即來恰好。」妾旦夕臨蓐矣。生戲問曰：「胎生乎？卵生乎？」女曰：「妾今為神，則皮骨已硬，應與衆異。」越數日果產，胎衣厚裹如巨卵，然破之，男也。生喜，名之漢產。三日後，漢水神女皆登堂，以服食珍物相賀，並皆佳妙，無三十以上人，俱入室就榻，以拇指按兒鼻，名曰增壽。既去，生問適來者皆誰何。女曰：「此皆妾輩，其末後看藕白者，所謂漢臯解珮，即其人也。」居數月，女以舟送之，不用帆楫，飄然自行，抵陸，已有人繫馬道左，遂歸。由此往來不絕，積數年，漢

產益秀美，生珍愛之。妻和氏，苦不生育，思一見漢產，生以情告女。乃治任，送兒從父歸。約以三月既歸，和愛之過於已出。過十餘月，不忍令返。一日暴病而殤，和氏悼痛欲死。生乃詣漢告女。入門，則漢產亦足卧床上，喜以問女。女曰：「君久負約，妻思兒，故托之也。」生因述和氏愛兒之故。女曰：「待妾再育，令漢產歸。」又年餘，女復生，男女各一。男名漢生，女名玉珮。生遂携漢產歸。然歲恒三四往，不以為便。因移家漢陽。漢產十二歲，入郡庫女。以人間無美質，招去為之娶婦。始遣歸，婦名卮娘，亦仲女產也。後和氏卒。漢生及妹皆來躡踊。茲畢，漢生遂留，生携玉珮去，自此不返。

○○○段氏

段瑞環大古富翁也四十無子妻連氏最妬欲買妾而不敢  
私一婢連覺之撻婢數百箠諸河間樂氏之家段日益老諸  
姪朝夕乞貸一言不相應怒徵聲色段思不能給其求而欲嗣  
一姪則羣姪阻撓之連之悍亦無所施始大悔憤曰翁年六十餘安  
見不能生男遂買兩妾聽夫臨幸不之間居年餘二妾皆有身舉  
家皆喜於是氣息漸舒凡諸姪有所強取輒惡聲梗拒之無  
何一妾生女一妾生男而場夫亦失望又將餘段中風不起諸姪  
泣肆牛馬什物競自取去連諾斤之輒反唇相稽無所為稽  
計朝夕為哭段病益劇尋死諸姪集柩前議析遺產連雖痛

切然不能禁止之。但留沃野一所。贍養老稚。侄輩不肯。連曰。汝等寸土不留。將令老嫗及呱者餓死耶。日不決。惟念哭自擗。忽有客入。叩直趨靈所。俯仰盡哀。已便就苦次。衆詰為誰。客曰。古者吾父也。衆益駭。客從容自陳。先是婢嫁樂氏。踰五六月。生子懷樂撫之。等諸男。十八歲入汴。後樂卒。諸兄析產。置不與。諸樂齒懷問。始知其故。曰。既屬兩姓。各有宗祧。何必在此。承人百畝田哉。乃命騎詣段。而段已死。言之鑿鑿。確可信據。連方忿痛。聞之大喜。直出曰。我今亦復有兄。諸所假去牛馬什物。可好自還。還不然。有訟興也。諸侄相顧失色。漸引去。懷乃携妻來共居。父憂。諸段不平。共謀逐懷。知之曰。樂不以爲

樂段復不以為段。我安適歸乎。怨欲質官。諸戚黨為之排解。群謀亦寢。而連以牛馬故不肯已。懷勸置之。連曰。我非為牛馬也。襍氣集滿胃。汝父以憤死。我所以吞聲忍泣者。為無兄耳。今有兄。何畏哉。前事汝不知。狀待子自質。密懷固止之。不聽其詞。赴宰控。宰拘諸段審狀。連氣直詞惻。吐陳泉湧。宰為動容。並懲諸段。連物給主。既歸。其兄弟之子招之來。因甚不與黨謀者。以所遺物盡散給之。連七十餘歲將死。呼女及孫媳。囑汝等誌之。如三十不育。便當與質叙。珥為夫納妾。無子之情。狀實難堪也。

異史氏曰。連氏雖妬而能疾轉。宜天以有後伸其氣也。觀

其慷慨激發呀亦傑矣哉

濟南蔣稼其妻毛氏不育而妬嫂每勸諫不聽曰寧絕嗣不  
令送眼流眉者怨氣人也年近四旬頗以嗣續為念欲繼兄  
子兄嫂俱諾而故延怠之兄每差叔所夫妻餽以甘脆則曰肯來  
吾家乎兄亦應之兄私囑兄曰倘復再問答以不肯如問何故不  
肯答云待汝死後何愁田產不為吾有一日稼出遠買兄復來  
毛又問兄即以父言對毛大怒曰妻孥在家固日盤算吾  
田產耶其計左矣遂兄出立招媒嫂為夫買妻及夫歸時有  
青婢者其價昂傾貲不能取盈稼將難決其兄恐遲而  
變悔遂暗以金付嫂偽稱為娼轉貸者王成之毛大喜

遂買婢歸。毛以情告夫。夫怒與兄絕。年餘妻生子。夫妻大喜。毛曰。媼不知假貸何人。年餘竟不置問。此德不可忘。今子已生。尚不償母債也。稼乃囊金詣媼。笑曰。當大謝大官人。老身一貧如洗。誰敢假一金者。具以實告。稼感悟。歸告其妻。相為感泣。遂治具邀兄嫂至。夫婦皆膝行。出金償兄。兄不受。盡懼而散。後稼生三子。

。孤女

伊萊九江人。夜有女來。相與寢處。心知為孤而愛其美。秘不告人。父母亦不知也。久而形體支離。父母窮詰。始實告之。父母大憂。使人更代伴寢。卒不能禁。竊自與同。金則孤

不至易入則又至。伊問我曰：世俗符咒何能制我？然俱有倫理，豈有對翁行淫者？翁聞之益伴子不去，狐遂絕。後值叛寇橫恣，村人盡竄，一家相失。伊奔入崑崙山，四顧荒涼，日既暮，心恐甚，忽見一女子來，近視之，則狐女也。離亂之中，相見忻慰。女曰：日已西下，君姑止此。我相佳地，暫創一室，以避虎狼。乃北行數武，遂躡莽中，不知何作。少頃返，拉伊南去，約十餘步，又曳之曰：忽見大木千章，迤一高亭，銅牆鐵柱，頂類金箔，近視則牆可及肩，四圍並無門戶，而牆上密排坎窞。女以足躡之而過，伊亦從之。既入，疑金屋非人工可造，問所自來。女笑曰：君子居之，明日即以相贈。金鼓

各千萬計。半生吃著不盡矣。既而告別。伊苦留之。乃止曰。被人厭棄。已拼永絕。今又不能自堅矣。及醒。孤女不知何時已去。天明踰垣而出。四視卧處。並無亭屋。惟四針掉指環內。覆脂合其上。大樹則紫荆老棘也。

○○○張氏婦

化大兵所至。其害甚於盜賊。蓋盜賊人猶得而仇之。兵則人所不敢仇也。其少異於盜者。特不敢輕於殺人耳。甲寅歲。三藩作反。南征之士。養馬充郡。雖犬廬舍一空。婦女皆被淫污。時遭靈雨。田中渚水為湖。民無所匿。遂棄將入高粱叢中。兵知之。裸體乘馬。入水搜淫。鮮有遺脫。惟張氏婦

不伏公然在家有厨舍一所夜與夫掘坎深數尺積茅馬  
覆以薄加蓆其上若可寢處自炊灶下有兵至則出門應  
給之二蒙古兵強與淫婦曰此等事豈可對人行者其一  
微笑啁噉而出婦與入室指蓆使先登薄拆兵隔婦又另  
取蓆及薄覆其上故立坎邊以誘來者少間其一復入聞  
坎中聲不知何處婦以手笑招之曰在此處兵跳蓆又隔  
婦乃益投以薪擲火其中火大熾屋焚婦乃呼救火既熄  
婦乃焦其人問之婦曰西猶恐害於兵故納坎中耳由此  
離村數里于大道旁並無樹木處携女紅往坐烈日中村  
去郡遠兵來率乘馬頃刻數至笑語啁噉雖多不解大約

調弄之語。然去道不遠。無一物可以蔽身。輒去數日。無恙。  
一日一兵至。甚無恥。就烈日中欲淫婦。含笑不甚拒。隱以  
針刺其馬。上輒噴嘶。兵遂繫馬腹際。然後擁婦。上出巨鎚。  
猛刺馬項。馬負痛奔駭。墮繫股。不得脫。曳馳數十里。同  
伍始代捉之。首軀不知處。鞭上一股。儼然在焉。

異史氏曰。巧計六出。不失身於悍兵。賢哉婦乎。慧而能貞。

### 于子游

海濱人說。一日海中忽有高山出。居人大駭。一秀才寄宿  
漁舟。沽酒獨酌。夜闌。一少年入。錦服儒冠。自稱于子游。言詞  
風雅。秀才悅。便與惟飲。上至中夜。離席言別。秀才曰。君家

何處元夜茫茫亦太自苦答云僕非土著以序近清明將隨  
大王上墓眷口先行大王姑留憩息明日辰刻發矣且歸早  
治任也秀才亦不知大王何人送至艤首躍身入水撻刺而太  
乃知為魚妖也次日見山峰浮動頃刻已沒始知山為大魚  
即所云大王也俗傳清明前海中大魚橫見女往拜其首至信  
有之乎

康熙初年萊郡潮出大魚鳴號數日其聲如牛既死荷  
擔割肉者一道相屬魚大盈畝翅尾皆獨無目珠眶深  
如井水滿之割肉者悵墮其中輒溺死或云海中最大  
魚則去其目以目即夜光珠云

○汪可受

湖廣黃梅縣汪可受能記三生一世為秀才讀書僧寺僧有牝馬產驪駒愛而奪之後死冥王稽籍怒其貪暴罰使為驢僧寺僧既生僧愛護之欲死無間稍長輒思投身瀾谷又恐負養養之恩冥罰益甚遂安之數年學滿自斃生一農人家墮辱能言父母以為怪殺之乃生汪秀才家秀才近五旬得男甚喜汪生而了口但憶前生以早言死遂不敢言至三四歲人皆以為痴一日父方為文適有友人過訪投筆出應客汪入見父作不覺技癢代成之父返見之問何人來家人曰無之父大疑次日故書一題置几上旋出少間即返駢行

悄步而入則見兒伏案間稿已數行忽覩父至不覺出聲跪求免死父喜握手曰吾家山汝一人既能文家門之幸也何每還為由是益教之諒少年成進士官至大同巡撫

### 王大

李信博徒也晝卧忽見昔年博友王大馮九來邀與教戲李亦忘其為鬼忻然從之既出王大往邀村中周子明馮乃導李先行入村東廟中少頃周果同王至馮出菓子約與穆客李曰倉卒無博貲韋負盛邀奈何周亦云然王云燕子谷黃八官人放利債同往貸之宜必諾允于是四人並去驟忽間至一大村中甲第連垣王指一門曰此黃公子家內一老僕出王

告以意。僕即入白。旋出奉公子命。請王李相會。入見公子。年十八。九笑語藹然。便以大錢一提付李。曰。知君慙直。無妨假貸。周子明。我不能信之也。王委曲代為請。公子要李署保。李不肯。王從傍慙恚之。李乃諾。亦授一手而出。便以付周。且述公子之意。以激其必償。出谷。見一婦人來。則村中趙氏妻。素喜爭善。罵馮曰。此處無人。悍婦宜小崇之。遂與捉返入谷。婦大號。馮搗土塞其口。周贊曰。此等婦。只宜揅杙陰中。馮乃捋袴。以長石強納之。婦若死。衆乃散去。復入廟。相與賭博。自午至夜。李大勝。馮周贊皆空。李因以厚贐增息。悉付王。使代償黃公子。王又分給周馮。局復合。居無何。聞人聲紛拏。

一人奔入曰城隍老爺親捉博者今至矣衆失色李捨鉢踰垣而逃衆顧賢皆被縛既出果見一人坐馬上馬後繫博徒二十餘人天未明已至邑城門啓而入至衙署城隍南而坐與人犯上執籍呼名呼已盡令以利斧斫去將指乃以墨朱各塗兩目進市三周訖押者索賄而後去其墨朱衆皆賂之獨周不肯辭以囊空押者約送至家而後酬之亦不誅押者指之曰汝真鐵豆炒之不能爆也遂拱手公周出城以唾濕袖且行且拭及河自灼墨珠未去掬水盥之堅不可下悔恨而歸先是趙氏婦以故至母家日暮不歸夫往迎之至谷口見婦卧道周睹狀知其遇鬼去其泥

塞負之而歸。漸醒能言。始知陰中有物。宛轉抽拔而出。乃述其遺。趙怒。遽赴邑宰。訟李及周。牒下李。初醒。周尚沈睡。求類死。宰以其誣。按皆趙械婦。夫妻皆無理。以自申。越日。周醒。目眇忽變。一赤一黑。大呼指痛視之。筋骨已斷。惟皮連之。數日尋墮。目上黑。朱深入肌裡。見者無不掩笑。一日見王大來索負。周厲聲。但言無錢。王怒而去。家人問之。始知其故。共以神鬼無情。勸償之。周齟齬不可。且曰。今日官宰皆左袒。賴債者。陰陽應無二理。况賭債耶。次日有二鬼來。謂黃公子丹呈在邑。拘赴質。審李信亦見。隸來取作問証。二人一時並死。至村外相見。王馮俱在。李謂周曰。君尚帶赤。

墨眼殷見官耶。周仍以前言告李。知其客乃曰。汝既昧心。我請見黃八官人。為汝運之。遂共詣公子所。李入而告以故。公子不可。曰。外父者誰而取償于子。出以告周。因謀出賫假。周進之。周益怒。語侵公子。鬼乃拘與俱行。無何至邑。見城隍。城隍呵曰。無賴賊徒。眼猶在。又賴債耶。周曰。黃公子出利。債訪某博賭。遂被懲創。城隍喚黃家僕上。怒曰。汝主人開場誘賭。尚討債耶。僕曰。取賫時。公子不知其賄。公子家燕。子谷捉獲博徒。在觀音廟相去十餘里。公子從無設局場之事。城隍顧周曰。取賫悍不還。反被捏造。人之無良。至汝而極。故答之。周又訴其息重。城隍曰。債幾分矣。答云。實尚未有所。

債城隍怒曰本質尚欠而論息耶答三十立押債主二鬼押  
至家索賄不令即活縛諸厠內令示夢家人家人焚楮錢  
二十提火既滅化為金二兩錢二千周乃以金酬債以錢賂押  
者遂釋令歸既蘇傷瘡壻起膿血別潰數月始痊後趙  
氏婦不敢復罵而周以四指帶赤墨眼賭如故此以知憐彼之  
非人矣

異史氏曰世事之不平皆由為官者矯枉之過正也昔日  
富豪以倍稱之息折奪良家子女人無敢息者不然函利  
一役財官以三尺法在祖之故昔之民社官皆為勢家杖耳迨  
後賢者鑒其弊之甚舉而大反之有舉人重賢作巨商

者衣錦厭樂由家中起樓閣買良沃而竟忘所自來一取償則怒目相向質諸官則曰我不為人役也是何異懶殘和尚無工夫為俗人拭泪哉余嘗謂昔之官諺謂者固可誅謬者亦可恨也放賢而薄其息何嘗知有益于富人所張石年宰淄川最惡博其塗面遊城亦如冥法刑不至墮指而賭以飽蓋其為官甚得鉤距法方簿書午時每一人上公偏眠里居年齒家口生業無不絮問問已始勸勉余妻有一人完稅繳單自分無事王摩欲下公止之細問一過曰汝何博也其人力辨生平不解博公笑曰腰中尚有博具搜之果然人以為神而並不知其何術

○○○樂仲

樂仲，西安人。父早喪，遺腹生仲。母好佛，不茹葷酒。仲既長，嗜飲善啖，竊腹誹母。母以肥甘勸進，母咄之後，母病彌留，苦思肉。仲急無所得，肉，剖左股獻之。病稍瘳，悔破戒不食而死。仲哀悼益切，以利刃益剖右股見骨。家人共救之，累帛數樂，尋愈。心念母苦節，又恤母愚，遂焚所供佛像，立主祀母。醉後輒對宸哭。年二十始娶，身猶童子。娶三日，謂人曰：「男女居室，天下之至穢，我實不為樂。」遂去妻。亡父顧文淵，晚戚求返，請之三四，仲必不可。遲半年，顧遂醮。女仲鰥居二十年，行益不羈。奴隸優伶皆與飲，里黨乞求不靳。與有言嫁女無金者，揭奴頭舉贈之，自乃從鄰。

借釜炊諸無行者知其性朝夕騙賺之或以博博無所對之歎  
歎言追呼急將鬻其子仲指稅金如數傾囊遺之及租吏登  
門自始與質營辦以故家日益落先是仲殷饒同堂子弟季季  
事之凡有任其取携莫與較及仲蹇落存問絕少仲曠達不  
為意值母忌辰仲適病不能上墓欲遣子弟代祀諸子弟皆謝  
以故仲乃將諸室中對主號痛無嗣之戚戚崇懷抱因而病益  
劇齋中覺有人撫摩之目微啓則母也驚問何來母曰  
緣家中無人工墓故來就享即視汝病問母向居何所母曰南  
海撫摩既已徧體生涼開目四顧渺無一人病瘥既起思朝  
南海會鄰村有結香社者即賣田十畝挾貲求僧社人嫌其

不索共摘絕之乃隨從同行途中牛酒雞蒜不戒衆更惡之乘其醉曠不告而去仲即獨行至閩遇友人邀飲有妓瑣華在座適言南海之遊瑣華願附以行仲喜即待趨裝遂與俱發雖寢食與其而毫無所私及至南海社中人見其載妓而空更非笑之鄙不與同朝仲與瑣華知其意乃俟其先拜而後拜之衆拜時恨無現示及二人拜方投地忽見徧海皆蓮花花上環珞垂珠瑣華見為菩薩仲見花朵上皆其姊因急呼奔助躍入從之衆見萬朵蓮花悉變霞彩障海如錦少間雲靜波澄一切鄙者而仲猶身在海岸亦不自解其何以得出衣履並無沾濡望海大哭聲震島嶼瑣華挽

勸之愴然下利。命舟北渡。途中有豪家招瓊華去。仲獨慙逆。旅有童子方八九歲。正食犂中糲。不類乞兒。細詰之。則被逐于。繼母。心憐之。依左右。苦求後。拙仲遂携與俱歸。問其姓氏。則曰阿辛。姓雍。母顧氏。嘗聞母言。適雍六月遂生。余亡。今樂姓。仲大驚。自疑生平一度不應有子。因問樂居何鄉。答云。不知。但。母沒時。付一函書。囑勿遺失。仲急索書視之。則當年與顧家。離婚書也。驚曰。真吾兒也。審其年月。良確。頗慰心願。然家。計日疎。居二十年。割斷漸盡。竟不能畜僮僕。一日父子方自炊。忽有麗人入。視之。則瓊華也。驚問何來。笑曰。業作假夫妻。何。又問也。向不即從者。徒以有老姬在。今已死。顧念不從人。無以。

自底從人則又無以自潔。計而全者。無如從君。是以不憚千里。遂解裝代兄炊。仲良喜。至夜父子同寢如故。另治一室居瓊華。兄母之瓊華亦喜。撫見成。嘗聞之皆煥仲。兩人皆樂愛之。客至瓊華悉為治具。仲亦不問所自來。瓊華漸出金珠賄故產。使置婢僕牛馬。日益繁盛。仲每謂瓊華曰。我醉時。卿堂過。匿勿使我見。華以諾。一日大醉。急喚瓊華。艷妝出。仲視之良久大喜。蹈舞若狂。曰。吾悟矣。頓醒覺世界光明。所居廬舍。盡為瓊樓玉宇。移時始已。從此不復飲市上。惟日對瓊華飲。華如素。以茶茗侍。一日微醺。命瓊華按股。見臍上刺痕。化為兩朵赤蓮花。隱起肉際。奇之。仲笑曰。卿視

此花放後。二十年假夫妻分手矣。瓊華信之。既為阿幸完  
婚。瓊華漸以家付新婦。與仲別院居。子婦二日一朝事。非  
疑難不以告。後二婢一淫酒。一滴苦而已。一日瓊華至。見所見。皆  
自良久。共往見父。入門見父。自足坐榻上。聞聲開眸。微笑曰。娘子  
來大好。即復暝。瓊華大驚曰。君欲何為。視其股上蓮花大放。  
試之氣已絕。即以兩手捻合其花。且祝曰。妾千里從君。大非  
容易。為君教子訓婦。亦有微勞。即差二三年。何不一少  
侍也。移時。仲忽開眸笑曰。卿自有知事。何必又牽一人作伴  
也。無已。姑為卿留。瓊華釋手。則花已復合。于是言笑如初。積  
三年餘。瓊華年近四旬。猶如二十許人。忽謂仲曰。凡人死後。被

人捉頭昇足殊不雅潔遂命工治雙柁辛駭問之答云非  
汝所知工既竣沐浴妝竟命子及婦曰我將死矣辛泣曰  
數年賴母經紀始不凍餒母尚未得一享安適何遂捨兒  
而去曰父種福而子享奴婢牛馬皆騙債者填償尔父我  
無功焉我本散花天女偶涉凡念遂謫人間三十餘年今  
限已滿遂登木自入再呼之僕目已合舉哭告父上不知  
何時已僵衣冠儼然踴慟欲絕入棺並停堂中數日未殯  
異其復返光明生於股際始徹四鐸瓊華棺內則香霧噴  
溢近舍皆聞棺既合香光遂漸滅既殯樂氏諸子弟顙額  
其有共謀遂卒訟諸官上莫能辨擬以田產半給諸樂辛

不服以詞質郡。久不決。初顧嫁女于雍。經年餘。雍流寓于  
閩。音耗遂絕。顧老無子。苦憶女。詣婿。則女死。甥遂告官。雍  
懼賂。顧不受。必欲得甥。窮覓不得。一日顧偶于途中。見彩輿過。  
避道左。輿中一美人呼曰。若非顧翁耶。顧諾。女子曰。汝甥即吾子。現  
在壘家。勿訟也。甥方有難。宜急往。顧欲詳詰。輿已去遠。顧乃受賂。  
入西安。至則訟方沸騰。顧自投官。言女大歸日。再黜日。及生子年月。  
歷日甚悉。諸樂皆被杖逐。案遂結。及歸。述其見美人之即。璫華  
沒日也。子為顧移家投廬。贈婢。十餘生。子奉顧而之。

〇〇 香玉

勞山下清宮。耐冬高二丈。數十圍。牡丹高丈餘。花時璀璨似錦。  
膠州黃生舍讀其中。一日自窓中見女郎。素衣掩映花間。心疑觀  
中焉得此。趨出已遁矣。自此屢見之。遂隱身叢樹中以伺其至。未幾  
女郎又偕一紅裳者來。遙望之。艷麗便絕。行漸近。紅裳者却退曰。  
此處有生人。生暴走。二女驚奔。袖裙飄拂。香風洋溢。追過短牆。寂  
然已杳。愛慕痛切。因題句樹下云。無限相思苦。含情對短缸。恐歸  
沙叱利。何處覓無雙。歸齋冥思。女郎忽入。驚喜承迎。女笑曰。君洵  
洵似強寇。令人恐怖。不知君乃騷雅士。無妨相見。生叩生。平曰。妻小字  
香玉。隸籍平康巷。被道士閉置山中。實非所願。生問道士何名。

當為卿一滌此垢。女曰：不必。彼亦未敢相逼。借此與風流士長作幽會。亦匪問紅衣者誰。曰：此名綢雪。乃妻義妹。遂相狎。及醒。曙色已紅。女急起。曰：貪歡忘曉。羞看衣。易履。且曰：妾醉君作。勿笑。良夜更易。妾朝暾已上。願如梁上燕。棲處自成雙。生握腕曰：卿秀外慧中。令人愛而忘死。願一日之去。如千里之別。卿乘閒當來。勿待夜也。女諾之。由此夙夜必偕。每使邀解。雪來輒不至。生以為恨。女曰：姊妹性殊落。不似妾情痴也。當從容勸駕。不必過急。一夕女慘然入曰：君隴不能守。高望蜀耶。今長別矣。問何之。以袖拭泪曰：此有定數。難為君言。昔日佳作。今成讖語矣。佳人已屬沙叱利。義士今無古狎衛。可為妾咏。詒之不言。但有嗚咽。竟夜不眠。早旦而去。生怪之。次日有卿墓。

藍氏入宮游鴈見白牡丹悅之掘移還去生始悟香玉乃花妖也  
悵恍不已過數日聞藍氏移花至家日就委悴悵極作哭花詩五  
十首日已臨穴滿清一日慈帏方返遙見紅衣人揮涕穴側從  
容近就女亦不避生因把袂相向汎汎已而挽請入室女亦從之  
嘆曰童稚姊妹一朝斷絕聞君哀傷彌增憂慟泪墮九泉或  
當感誠再作然死者神氣已散倉卒何能與吾兩人共談笑也  
生曰小生薄命妨害情人當亦無福可消便矣衆頻頷香玉道  
違微恍胡再不臨女曰妾以年少害生什九薄倖不知君國至情  
人也然妾與君友以情不以淫若晝夜押眠則妾所不能矣言  
已告別生曰香玉長離使人寢食俱廢輕卿少留慰此懷思何

決絕如此。女乃止過宿而去。數日不復至。冷雨幽窓。若懷香玉。輾轉牀頭。泪凝桃席。攬衣更起。挑燈復睡。前韵曰。山院黃昏雨。垂簾坐小窓。相思人不見。中夜泪雙雙。詩成自吟。忽窓外有人曰。作者不可無和。聽之絳雪也。啓戶內之女親詩。即續其後曰。連袂人何處。孤燈照晚窗。空山人一箇。對影自成雙。生讀之。目下因愁相見之疎。女曰。妾不能如香玉之熟。但可少慰君寂寞耳。生欲與狎。曰。相見之歡。何必在此。于是至無聊時。女輒一至。則宴飲唱酬。有時不寢。遂去。生亦聽之。謂曰。香玉吾愛妻。絳雪吾良友也。每欲相問。卿是院中第幾株。乞早見示。僕將把酒。植家中。免似香玉。被惡人奪去。貽恨百年。女曰。故土難移。告君。

亦無益也。妻尚不能終從，況反乎？生不聽，投臂而出。每至牡丹下，輒問此是卿否？女不言，掩口笑之。旋生以臘歸，過歲至二月間，忽夢絳雪至，愀然曰：妾有大難，君急往，尚得相見，遲無及矣。醒而異之，急命僕馬星馳至山，則道士將建屋，有一耐冬樹，其營造工師將縱斤矣。生急止之，入夜絳雪來謝，生笑曰：向不實告，宜遭此厄。今已知卿，如卿不至，當以父姪相親。女曰：妾固知君如此，曩故不敢相告也。坐移時，生曰：今對良友，益思艷妻，久不哭。看玉卿能從我哭乎？二人乃往，臨穴洒涕，更餘絳雪收泪勸止。又數夕，生方寢坐，絳雪笑入曰：報君喜信，花神感君至情，俾香玉復降宮中。生問何時，答曰：不知約不遠耳。天明

下榻生嘆曰。僕為神來。勿長使人孤寂。女笑諾。兩夜不至。生往  
抱樹。搖動撫摩。頻喚無聲。乃返對燈圓之。將往灼樹。女遽  
入。奪艾葉之目。君惡作劇。使人創痛。當與君絕矣。生笑擁之。  
坐未定。香玉盈而入。生望見。泣下流離。急起把握。香玉以  
一手握絳雪。相對悲哽。及坐。生把之。覺虛如手。自握。驚問  
之。香玉泣然曰。昔妾花之神。故凝今妾花之鬼。故散也。今雖相  
聚。勿以為真。但作夢寐觀可耳。絳雪曰。妹來大好。我被汝  
家男子糾纏死矣。遂去。香玉歎笑如前。但偎傍之間。彷彿  
一身就影。生悵。不樂。香玉亦俯仰自恨。乃曰。君以白蕪屑  
少。穢硯黃。日斟。妻一杯水。明年此日報君恩。別去。明日往

觀故處則牡丹萌生矣。生乃日加培植。又作雕欄以護之。香玉來感激倍至。生謀移植其家。女不可。曰。妾弱質不堪復戕。且物生各有定處。妾來原不擬生君家。違之反促年壽。但相憐愛。合好自有日耳。生恨絳雪不至。香玉曰。必欲強之使來。妾能致之。乃與生挑燈至樹下。取草一莖。布掌作度。以度樹本。自下而上。至四尺六寸。按其處。使生以兩爪齊搔之。俄見絳雪從背後出。笑罵曰。婢子來助桀為虐耶。絳雪並入。香玉曰。婢勿怪。暫煩陪侍。即君一年後。不相擾矣。從此遂以為常。生視花芽日盛肥茂。春盡盈二尺許。歸後。以金遺道士。囑令朝夕培養之。次年四月至宮。則

花一朵含苞未放。方流連間。花搖。欲折。少時已開。花大如盤。儼然有小美人坐盞中。裁三四指許。轉瞬飄然欲下。則香玉也。笑曰。妾忍風雨以待君。來何遲也。遂入室。解雪亦至。笑曰。日。代人作婦。今幸退而為友。遂相談談至中夜。解雪乃去。二人同寢。歎。恰一如從前。後生妻卒。生遂入山。不歸。是時牡丹已大如臂。生每指之曰。我他日寄魂于此。當生卿之左。二女笑曰。君勿忘之。後十餘年。忽病。其子至。對之而哀。生笑曰。此我生期。非死期也。何哀為。謂道士曰。他日牡丹下有赤芽怒生。一放五葉者。即我也。遂不復言。子興之歸家。即卒。次年果有肥芽突出。葉如其數。道士以為異。

益灌溉之三年高數尺大拱把但不花老道士死其弟子  
不知愛惜斫去之白牡丹亦憔悴死無何而冬亦死

異史氏曰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花以鬼從而人以鬼寄非  
其結于情者深耶一去而兩殉之即非堅貞亦為情死矣  
人不能貞亦其情之不篤耳仲尼謂麋鹿而曰未思信  
矣哉

### 三仙

一士人赴試金陵、經宿遷、遇三秀才、談論超曠、遂與沽酒、款洽、各表姓字、一介秋衡、一常豐林、一麻面池、縱飲甚樂、不覺日暮、介曰、未修地主之儀、忽叨盛饌、于理不當、茅茨不遠、可使下榻、常麻並起、投裙喚僕、相將俱去、至邑北山、忽睹庭院、門遠清流、既入、舍宇清潔、呼童張燈、又命安置、從人麻曰、昔日以文會友、今場期伊邇、不可虛此良夜、請擬四題、命閣各拈其一、文咸方飲、眾從之、各擬一題、寫置几上、拾得者就案構思、二更未盡、皆已脫稿、迭相傳視、秀才讀三作、深為傾倒、舛錄而懷藏之、主人進良醢、巨杯促

醉不覺醺醉主人乃導客就別院寢客醉不暇解履和衣而卧及醒紅日已高回顧並無院宇主僕卧山谷中大駭見傍有一洞水涓涓流自訝迷惘探懷中則三作俱存下問土人始知為三仙洞中有蟬蛻蝦蟆三物最靈時出游人長見之士人入闌三題即仙作以是權解

### 鬼隸

歷城縣二隸奉邑令韓承宣命營幹他郡歲暮方歸途遇二人裝飾亦類公役同行話言二人自稱郡役隸曰濟城快皂相識十有八九二君殊昧生平二人云實相告我城隍鬼隸也今將以公文投東岳隸問公文何事答云濟南大劫

所報者殺人之名數也。驚問其數曰：亦不甚悉，約近百萬。隸問其期，答以正朔。二隸驚顧計到郡，正值歲除，恐罹於難，遲留恐貽譴責。兎曰：違悞限期罪小，入遭劫數禍大，宜他避。姑勿歸，隸從之。未幾，北兵大至，屠濟南，扛尸百萬，二人亡匿得免。

王十

高苑民王十，負鹽于博興，夜為二人所獲，意為土商之過卒也。舍鹽欲遁，足苦不前，遂被縛。哀之，二人曰：我非鹽肆中人，乃兎卒也。十惧乞一至家別妻子，不許曰：此去亦未便即死，不過暫役耳。十問何事，曰：冥中新閻王到任，見秦河陽平十八獄坑廁俱

滿故從三種人洵河小偷私鑄私鹽又等人使滌廂樂戶也  
十從去入城郭至一官署見閻羅在上方稽名籍鬼稟曰從  
一私販王十至閻羅視之怒曰私鹽者上漏國稅下蠹民生者也  
若世之暴官奸商所指為私鹽者皆天下之良民負人揚銀錢  
之本求升斗之急何為私哉罰二鬼市鹽四斗并十所負代運  
至家留十授以蒺藜骨朵令隨諸鬼督河工鬼引十去至奈  
河邊見河內人夫綴續如蟻又視河水渾赤其不可聞洵河者  
皆赤體持畚鍤出沒其中朽骨腐尸盈筐負舁而出深處  
則滅頂求之情者輒以骨朵擊背股同監者以香綿丸如  
巨菽使含口中乃近岸見高苑肆商亦在其中十獨苛遇

之入河楚背。上岸敲股。商恨常沒身水中。乃已經三晝夜。  
河夫半死。河王亦竣前二鬼。仍送至家。豁然而蘇。先是十負  
鹽未歸。天明妻啓戶。則鹽西囊置庭中。而十久不至。使人徧  
覓之。則先達中。昇之而歸。奄有微息。不解其故。及醒。始言之。  
肆商亦於前日光至。是始蘇。骨柔擊處皆成巨痕。渾身腐  
潰。臭不可近。十故詣之。望見十。猶縮首衾中。如在奈何狀。  
一年始愈。不復為商矣。

異史氏曰。鹽之一道。朝廷之所謂私。乃不從乎公者也。官與商  
之所謂私。乃不從其私者也。近日齊魯新規。土商隨在設  
肆。各限疆域。不惟此邑之民不得去之彼邑。即此肆之民不得

去之彼肆而肆中則潛設餌以釣他邑之民其售于他邑則廉其真而售諸土人則倍其價以昂之而又設邏于道使境內之人皆不得逃吾界其有境內冒他邑以來者法不宥彼此之相釣而越肆假冒之愚民益多一被邏獲則先以刀杖殘其脛腕而後送諸官以則桎梏之是名私鹽嗚呼冤哉漏數萬之稅非私而負升斗之鹽則私之本境售諸他境非私而本境買諸本境則私之冤矣律中鹽法最嚴而獨于貧難軍民皆負易食者不之禁今則一切不禁而專殺此貧難軍民其夫貧難軍民妻孥子噉上守法而不盜下知耻而不逞不得已而揭斗母而求一子便是盡此民即夜不閉戶可也。非天下之良民乎哉。使肆商

者不但使之淘索河。直當使滌獄廁耳。而官于春秋節。受其  
斯須之潤。遂以三尺法。助使殺吾良民。然則為貧民計。莫若  
為盜及私鑄耳。盜者白晝劫人。而官若瞽。鑄者爐火烜  
天。而官若瞽。即異日淘河。尚不至如負販者。所得無幾。而官  
刑立至也。嗚呼。上無慈惠之師。而聽奸商之法。日變日詭。索  
何不顧民日生。而良民日死哉。

各邑肆商舊例。以若干鹽斤。歲奉本縣。名曰食鹽。又逢節  
具厚儀。商以事謁官。亡則禮貌之。生與語。或茶馬送鹽販  
至。重懲不遑。張石宰令淄川。肆商來見。尋舊規。但揖  
不拜。公怒曰。前令受汝賄。故不得不降汝禮。我市鹽而食。

何物商人敢公堂抗禮乎。將袴將笞。商叩頭謝過。乃釋之。後肆中獲二負販者。其一逃去。其一被執到官。公問販者二人。其一馬往。販者曰。逃去矣。公曰。汝腿病。不能奔耶。曰。能奔。公曰。既被捉。必不能奔。果能。可起試奔。驗汝能否。其人奔數步欲止。公曰。奔勿止。其人疾奔。竟出公門而去。見者皆笑。公愛民之事。不一。此其閒情。邑人猶樂誦之。

○○○大男

奚咸列咸都士人也有一妻一妾亡何氏小字昭容妻早沒繼娶申氏性妬虐遇何且並及奚終日呪詛恒不聊生奚怒亡去去後何生一子大男奚去不遠申擯何不與同炊計日授粟大男漸長用不給異紡績佐食大男見塾中諸兒吟誦亦欲讀母以其太穉姑送詣讀大男慧所讀倍諸兒師奇之願不索束脩何乃使從師薄相酬積二三年經書全通一日歸謂母曰塾中五六人皆從父乞錢買餅我何獨無母曰待汝長告汝知大男曰今方七八歲何時長也母曰汝往塾路經關帝廟常拜之祐汝速長大男信之每過必入拜母知之問曰汝所祝何詞笑云但祝明耳

便使我十六七歲母笑之。然大男學與軀長並速。至十歲便如  
十三四歲者。其所為文竟成章。一日謂母曰。昔為我壯大當告  
父處。今可矣。母曰。尚未尚未。又年餘居然成人。研詰益顯。母乃緬  
述之。大男悲不自勝。欲往尋父。母曰。兒太幼。汝父存亡未知。何  
處可尋。大男無言而去。至年不歸。往塾問師。則辰餐未復。  
母大驚。出貲傭役。到處冥搜。杳無踪跡。大男出門。循途奔去。  
茫然不知何往。適遇一人。將如夔州。言姓錢。大男丐食相從。  
錢病其緩。為賃代步。資斧耗竭。至夔同食。錢陰投毒食  
中。大男瞑不覺。錢載至大刹。托為己子。偶病絕。賁賣諸僧。亡  
見其平娑秀異。爭購之。錢得金竟去。僧飲之暑醒。長老知

而詣視奇其相研詰始得顛末甚憐之贈貲使去有瀘州  
蔣秀才下第歸途中問得故嘉其孝携與同行至瀘主其  
家月餘編加詰訪或言閩南有吳姓者乃辭蔣欲之閩蔣  
贈以衣履里堂皆歛貲助之逢遇二布客欲往福清邀與  
同侶行數程客窺囊金引至空所擊其手足解衣而去適  
有永福陳翁過其地脫其縛載歸其家翁豪富諸路商賈  
多出其門翁囑南北客代訪吳耗留大男伴諸兒讀大男  
遂往翁家不復游然去家愈遠音梗矣何昭容孤居三四  
年申氏減其費抑勤令嫁何志不搖申強賣于重慶賈上  
刼取而去至夜以刀自刳臂不敢逼俟創瘡又轉鬻于益

亭實空虛。亭自刺心頭。洞見臟腑。賈大懼。數以藥劑平。求  
為尼。賈曰。我有商侶。身無淫具。每欲得一人。主縫紉。此與作  
尼無異。亦可少償吾值。何諾。賈輿送去。入門。主人趨出。則  
奚生也。蓋奚已棄儒為商。賈以其無婦。故贈之也。相見悲  
駭。各述苦況。始知有兒。尋父未歸。奚乃囑諸客旅。偵察  
大舅。而昭容遂以妾為妻矣。然自歷艱苦。痾痛多疾。不能  
操作。勸奚納妾。奚監前福。不從所請。何曰。妾如弟狀。第者  
數年來。固已從人生子。尚得與君有今日耶。且人加我者。  
隱痛在心。豈及諸身。而自蹈之。奚乃囑客侶為買三十餘  
老妾。踰半年。客果為買妻歸。入門。則妻申氏。各相駭異。先

是申獨居年餘。兄苞勸令再適。申從之。惟田產爲子侄所阻。不得售鬻。諸所有積數百金。携歸兄家。有保寧賈聞其富有。奮資以多金啗苞。聽娶之。而賈老廢不能人。申恚兄不安于室。懸梁投井。不堪其擾。賈怒。搜括其資。將賣作妾。聞者皆嫌其老。賈將適。乃載與俱去。遇吳同肆。適中其意。遂貨之而去。既見吳。慚恨不出一語。吳問同商。畧知梗槩。因曰。使遇健男。則在保寧。無再見之期。此亦數也。然今日我買妻。非娶妻。可先拜昭容。修嫡庶禮。申恥之。吳曰。昔日汝作嫡。何如哉。何勸止之。吳不可。操杖臨偏。申不得已拜之。然終不屑承奉。但操作別室。何恙優容之。亦不忍課。

其勤憤矣。每與昭容談讌，輒使後使其側。何更代以婢不聽，前會陳公嗣宗宰鹽城，吳與里人有小爭，里人以逼妻作妾，揭訟吳，公不准理，叱逐之。吳喜，方與何竒頌公德。一漏既盡，僮呼叩扉入報曰：「邑令公至。」吳駭極，急覓衣履，則公已至寢門，益駭，不知所為。何審之急，出曰：「是吾兒也。」遂哭，公乃伏地悲咽。蓋大男從陳公姓，業為官矣。初公至，自都迂道過故里，始知兩女皆醜，伏膺哀痛。族人知大男已貴，反其田廬，公留僕營造，異父復還。既而授任鹽亭，又欲棄官尋父。陳翁苦勸止之，會有卜者使筮焉。卜者曰：「小者居大，少者為長，求雄得雌，求一得兩，為官吉。」公乃之任，為

不得親居官。不如常酒。是日得里人狀。睹奚姓名。疑之。陞  
遣內使細訪。果父乘夜微行而出。見母。益信卜者之神。臨  
去。囑勿播。出金二百。啓父。辨裝歸里。父抵家。門戶一新。廣  
畜僕馬。居然大家矣。申見大男貴盛。益自歎。兄苞不憤訟  
官。為妹爭嫡。官廉得其情。怒曰。貪賢初嫁。已更二夫。尚何  
顏爭。昔年嫡庶耶。重吾苞。由此名分益定。而申姊何亡。姊  
之衣服飲食。悉不自私。申初供其復仇。今益愧悔。奚亦忘  
其舊惡。俾內外皆呼以太母。但誥命不及耳。

異史氏曰。顛倒眾生。不可思議。何造物之巧也。奚生不能  
自立于妻妾之間。一碌碌庸人耳。苟非孝子賢姊。烏能有

此奇合坐享富貴以終身語

○○○ 韋公子

韋公子咸陽世家。放縱好淫。婢婦有邑。無不私者。嘗載金數千。欲盡覽天下名妓。凡繁麗之區。無不至。其不甚佳者。信宿即去。當意則作百日留。叔亦名宦。休致歸。怒其行。延明師置別業。使與諸公子鍵戶讀。公子夜伺師寢。踰垣歸。遲明而返。一夜折矢足折肱。師始知之。告公。公益施。夏楚。俾不能起。而始藥之。及愈。公與之約。能讀悟諸弟。文字佳。出勿禁。若私逸。撻如前。然公子最慧。讀常過程。數年中。鄉榜欲自敗約。公稍制之。赴都以老僕從。授日記。藉使誌其言動。故數年無過行。後成進士。公乃稍弛其禁。公子或將有作。惟恐公聞。入曲巷中。

輒托姓魏。一日過西安見優僮羅惠卿年十六七秀麗如好  
女悅之夜留縫紵贈貽豐隆聞其新娶婦尤韵妙私示  
意惠卿惠卿無難色夜果携婦至三人共一榻留數日春  
愛臻至謀與俱歸問其家口答云女早喪父存某原非羅  
姓母少服役于咸陽韋氏賣至羅家四月即生余倘得從公  
子去亦可察其音耗公子驚問女姓曰姓呂生駭極汗下決  
體蓋其母即生家婢也生無言時天已明厚贈之勸令改業  
僞托他適約歸時台致之遂別去後令蘇州有樂伎沈韋娘  
雅麗純倫愛留與狎戲曰卿小字取春風一曲杜韋娘耶  
答曰非也妾母十七為名妓有咸陽公子與公同姓留三月訂

盟昏娶公子去八月生妾因名韋實妻姓也公子臨別時贈黃金鴛鴦今尚在一去竟無音耗妾母以是憤邑死妾三歲受撫于沈嫗故從其姓公子聞言愧恨無以自容嘿移時頃生一策忽起桃燈喚韋娘飲暗置鴆毒杯中韋娘終下咽潰亂呻嘶衆某視則已斃矣呼優人至付以尸重賂之而韋娘所與交好者盡勢家聞之皆不平賄激優人訟于上官生惧溺索彌縫卒以浮跡免官歸家年才三十八頗悔前行而妻妾五六人皆無子欲繼公孫公以門無內行恐光染習氣雖許過嗣必待其老而後歸之公子憤欲招惠鄰家人皆以為不可乃止又數年忽病軀極心曰淫婢

宿妓者非人也。公聞而嘆曰：是殆將死矣。乃以次子之子送詣其家，使定省之。月餘果死。

異史曰：盜婢私娼，其流弊殆不可問。然以己之骨血而謂他人父，亦已羞矣。乃鬼神又侮弄之，誘使自食便液，而不自割其心，自斷其首，而徒流汗投鵝，非人頭而畜鳴者耶？雖然，風流公子所生子女，即在風塵中亦皆擅場。

ccc 石清虛

邢雲飛順天人好石見佳不惜重直偶漁于河有物挂網沉而取之則石徑尺四面玲瓏峭巖壑秀喜極如獲異珍既歸雕紫檀為座供諸案頭每值天欲雨則孔仁生雲迷望如塞新絮有勢豪某踵門求觀既見舉付健僕策馬徑去邢無奈頓足悲憤而已僕負石至河濱息肩橋上忽失手墮諸河豪怒鞭僕即出金僱善泅者百計冥搜竟不可見乃懸金畧約而去由是奪石者日盈于河迄無獲者後邢至落石處臨流于邑但見河水清澈則石固在水中邢大喜解衣入水抱之而出携歸不敢設諸廳所繫治內室供之一日有老妻歎門而請邢托言石失已久妻

笑曰客舍非耶。即便請入舍以實其無。及入則石果陳几上。愕不能言。叟撫石曰。此吾家故物。失去已久。今固在此耶。既見之。請即賜還。邢窘甚。遂與爭作石主。叟笑曰。既汝家物。有何驗。証邢不能答。叟曰。僕則故識之前後九十二竅。孔中五字云。清虛天石供。邢審視孔中果有小字。細如粟米。竭目力。終可辨認。又數其竅。果如所言。邢無以對。但執不與。叟笑曰。誰家物而憑君作主耶。握手而出。邢送至門外。既還已。石失所在。邢急追叟。則叟緩步不遠。奔聲其袂而哀之。叟曰。奇哉。繼尺之石。豈可手握袂藏者耶。邢知其神。強曳之歸。長跪請之。叟乃曰。石果君家者耶。僕家者耶。荅曰。誠屬君家。但求割愛耳。叟曰。既

然石固在是入室則石已在故處。史曰：天下之寶當與愛惜之人。此石能自擇主。僕亦喜之。然彼急于自見其出也。早則魔鬼劫去。陰實將携去。待三年後始以奉贈。既欲留之。當減三年壽數。乃可與君相終始。君願之乎？曰：願。史乃以兩指埋一竅。軟如泥。隨手而閉。三竅已曰：石上竅數即君壽也。作別欲去。邢苦留之。辭甚堅。問其姓字。亦不言。遂去。積年餘。邢以故他出。夜有賊入室。諸無所失。惟劫石而去。邢歸。悼喪欲死。訪察購求。全無踪跡。積有數年。偶入報國寺。見賣石者。則故物也。將便認取。賣者不服。因負石至官。問何所質驗。賣石者能言竅數。邢問其他。則茫然矣。邢乃言竅中五字及三指痕。理

遂得伸官欲杖責賣石者賣石者自言以二十金買諸市遂  
釋之邢得石歸裹以錦藏積中時出一賣先焚異香而後  
出之有尚書某購以百金邢曰雖萬金不易也尚書怒陰以他  
事中傷之邢被收典質田產尚書托他人風示其子亡告邢願  
以死殉石妻竊與子謀獻石尚書家邢出獄始知罵妻毆子  
屢欲自經家人覺救得不死夜夢一丈夫來自言石清虛戒邢  
勿戒特與君年餘別耳明年八月二十日昧爽時可詣海岱門  
以兩貫相贖邢得焚香謹誌其日其石在尚書家更無出  
雲之異久亦不甚貴重之明年尚書以罪削職尋死邢如  
期至海岱門則其家人竊石出售因以兩貫市歸後邢至

八十九歲自治葬具。又囑子必以石殉。及卒。子遵遺教。瘞石墓  
中。年許。賊發墓。劫石去。子知之。莫可追詰。越二三日。同僕  
在道。忽見兩人奔躡。汗流。望空投拜曰。邢先生勿相逼。我  
二人將石去。不過賣四兩銀耳。遂繫送到官。一訊即伏。問  
石則鬻富宮氏。取石至。官愛玩。欲得之。命寄諸庫吏。舉石  
石忽墮地。碎為數十餘片。皆失色。官乃重械而盜論死。邢  
子拾碎石出。仍瘞墓中。

異史氏物之尤者。福之府。至欲以身殉石。亦痴甚矣。而卒  
之石與人相終始。誰謂石無情哉。古語云。士為知己者  
死。非過也。石猶如此。何況於人。

○○○曾友于

曾自號昆陽故家也。翁初死未殮，兩眶中泪出如漆，有子六，莫解所以。次子悌，字友于，邑名士，以為不祥，戒諸兄弟各自惕，勿貽痛于先人。而兄弟半迂笑之。先是翁嫡配生長子成，至七八歲，母子為強寇擄去，娶繼室，生三子，曰孝，曰忠，曰信。妻生三子，曰懷，曰仁，曰義。孝以悌等出身賤，鄙不齒。因連結忠、信為黨，即與客飲，悌等過堂下，亦傲不為禮。仁義皆忿，與友于謀欲相仇。友于百詞寬譬，不從所謀。而仁義年最少，因兄言亦遂止。孝有女適邑周氏，病死，糾悌等往撻其姑，悌不從。孝憤然，令忠、信合族中無賴子往捉周妻。

擄掠無算、拋棄毀器、蓋並無存、周告官、怒拘孝等、因  
繫之、將行申黜、友于恨見宰、自投、友于品行素為宰重、諸  
兄弟以是得無苦、友于乃詣周所、負荆、周亦器重友于、訟遂  
止、孝歸、然不德友于、無何友于母張夫人卒、孝等不為服、宴  
飲如故、仁義益忿、友于曰、此彼之無禮、于我何損焉、及葬、祀  
持墓門、不使合厝、友于乃瘞母隧道中、未幾孝妻亡、友于  
招仁義全往奔喪、二人日期、且不論功、于何有、再勸之、開然散  
去、友于乃自往、臨哭盡哀、隔牆聞仁義鼓且吹、孝怒、糾諸  
弟往毆之、友于搥杖先從入其家、仁覺先逝、義方踰垣、友  
于自後擊仆之、孝等拳杖交加、毆不止、友于橫身障阻、

之孝怒讓友于。友于曰：責之者以其無禮也，然罪固不至死。我不恃弟惡，亦不助兄暴。如怒不解，身代之。孝遂反杖撻友于。忠信亦相助毆兄，聲震里黨。羣集勸解，乃散去。友于即扶杖詣兄請罪。孝遂去之，不令居喪次。而義創甚，不復食飲。仁代具詞訟官，訴其不為庶母行服。官簽拘孝、忠信，而令友于陳狀。友于以面目損傷，不能詣署，但作詞稟曰：哀求寢息，率遂消業。義亦尋愈。由是仇怨益深。仁、義皆幼弱，輒被敲楚。怨友于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友于曰：此兩語，我宜言之。兩弟何之？因苦勸之，卒不聽。友于遂偕戶携妻子，借寓他所，離家五十餘里，莫不相聞。友于在家雖

不助弟而孝等尚稍有顧忌既去諸兄一不當輒呼罵其門  
辱侵毋諱仁義度不能抗惟杜門思乘間刺殺之行則懷刀一  
日寇所掠長兄成忽携婦亡歸諸兄弟以家久析聚謀三日  
竟無處可以置之仁義竊喜招去共養之往告友于友于喜  
歸共出田宅居成諸兄怒其市惠登門窘辱而成久在寇中  
習于威猛大怒曰我歸更無人肯置一屋幸三弟念手足又  
罪責之是欲逐我耶以石投孝亡仆仁義各以杖出提忠信  
拽無數成乃訟案亡又使人請教友于友于詣案俛首不言  
但有流涕宰問之曰惟求公斷宰乃判孝等各出田產歸成  
使七分相準自此仁與成倍加愛敬談及英母事因並泣下

成憲曰如此不仁真禽獸也。遂欲啓塘更爲改葬。仁奔友  
于友于急歸諫止。成不聽。刻期發墓。作齋於堂。以刀削楮謂  
諸弟曰。所不哀麻相徙者。有如此櫬。衆唯曰。子是一門皆哭臨。  
安厝盡禮。自此兄弟相安。而成性剛烈。輒批撻諸弟於孝尤  
甚。惟重友于。雖盛怒友于至一言即解。孝有所行成輒不平。  
之故孝無十日不至。友于所潛對友于話。詛友于婉諫。卒不  
納。友于不堪其擾。又遷居三泊去家益遠。音迹遂疎。又二  
年諸弟皆畏成久亦相習。而孝年四十六生五子。長緡紫三  
緡德。嫡出次緡功。四緡績。庶出又婢生緡祖。皆成立。教父舊  
行各爲黨。日相競。孝亦不能呵止。惟祖無兄弟年又最幼。

諸兄皆得而詬厲之。岳家近三浦會詣岳，迂道詣叔，入門見叔家兩兄一弟，絃誦怡然，樂之久居不言歸。叔促之，哀求寄居。叔曰：汝父母皆不知我，豈惜飯瓢飲乎？乃歸。過數月，夫妻往妻岳母，告父曰：見此，行不歸矣。父詰之，因吐微隱。父慮與叔有風隙，計難久居。祖曰：父慮過矣。二叔聖賢也，遂去，携妻之三泊。友于除舍居之，以齒兒行，便執養。從長子繼善，祖最慧，寄籍三泊年餘，入雲南郡庠，與善閉戶研讀。祖又諷誦最苦，友于甚愛之。自祖居三泊，家中兄弟益不相能。一日，微反唇，業詬辱庶母，功怒，刺殺業，官收功，重械之，數日死獄中。業妻馮氏猶日以罵代哭，功妻劉聞之，怒曰：汝家男子死，誰家男子活耶？

操刀入擊殺馮自投井死。馮父大立悼女死慘，率諸子弟藏  
兵衣底，往捉孝妾，裸撻道上，以辱之。成怒曰：「我家死人如麻，  
馮氏何得復爾？」吼奔而出。諸曾從之，諸馮盡靡。成首捉大立，  
割其兩耳，其子護救，繼續以鐵杖橫擊，折其兩股。諸馮各  
被夷傷，闐然盡散。惟馮子猶卧道間，成夾之以肘，置諸馮  
村而還。遂呼績詣官自首。馮狀亦至，于是諸曾被奴惟忠  
亡去。至三汊，徘徊門外，適友于率一子一侄鄉試歸，見忠驚曰：  
「弟何來？」忠未語先泪，長跪道左。友于握手，搜入詰得其情，大  
驚曰：「似此奈何？」然一門乘戾，逆知奇禍久矣。不然，我何以窺跡  
至此？但我離家久，與大令無聲氣之通，今即匍匐而往，徒取

辱耳。但得馮父子傷重不死。吾三人中倖有提者。則此禍或可少解。乃留之。晝與同餐。夜與共寢。忠順感愧。居十餘日。見其叔侄如父子。兄弟如同胞。悽然下泪曰。今始知從前非人也。友于喜其悔悟。相對酸惻。俄報友于父子同科。祖亦副榜。大喜。不赴鹿鳴。先歸展墓。明年科甲最重。諸馮皆為飲。息友于乃托親友賂以金粟。資其醫藥。訖及息。舉家泣感友于。求其復歸。友于乃與兄弟焚香約誓。俾各滯處。自新。遂移家還。祖從叔不願歸其家。孝乃謂友于曰。我不德。不應有亢宗之子。弟又善教。俾姑為汝子。有寸進時。可賜還也。友于從之。又三年。祖果舉于鄉。使移家。夫妻皆痛哭而去。不數

日祖有子方三歲亡歸友于家藏伯業室不肯返從去輒逃孝  
乃令祖異居與友于鄰祖開戶通叔家兩間定省如一焉時城  
漸老家事皆取決於友于從此門庭雍穆稱孝友焉

異史氏曰天下惟禽獸止知母而不知父奈何詩書之家  
往亡蹈之也夫門內之行其漸漬子孫者直入骨髓古云  
其父盜子必行叔其流弊然也孝雖不仁其報亦慘而  
卒能自知之德托子于弟宜其有操心慮患之子也若  
論果報猶迂也

○○○嘉平公子

嘉平某公子、風儀秀美、年十七八、入郡赴童子試、偶過許娼之門、見內有二八麗人、因目注之、女微笑、點首、公子近就、與語、女問寓居何處、具告之間、寓中有人否、曰無、女云、妻晚間奉訪、勿使人知、公子歸、及暮、屏去僮僕、女果至、自言小字溫姬、且云、妾慕公子風流、故背媼而來、區區之意、願奉終身、公子亦喜、自此三兩夜輒一至、一夕冒雨而來、入門解去濕衣、冒諸櫪上、又脫足上小襪、求公子代去泥塗、遂上牀、以被自覆、公子視其鞋、乃五文新錦、沾濡殆盡、惜之、女曰、妾非敢以賤物相投、欲使公子知妾之痴于情也、聽窓外雨聲不止、遂吟曰、淒風冷雨滿江城、求

公績之公子辭以不解。女曰：公子如此一人，何乃不知風雅，使妾清興消矣。因勸肄習。公子諾之。往來既頻，僕輩皆知公子姊夫宋氏亦世家子，聞之，竊求公子一見溫姬。公子言之，女必不可，宋隱身僕舍伺女至，伏牕窺之，顛倒欲狂，急排闥，女起踰垣而去。宋嚮往甚殷，乃修贄見許媼，指名求之。媼曰：果有溫姬，但死已久。宋愕然退，告公子。公子始知為鬼。至夜，因以宋言告女，女曰：誠然。顧君欲得美女子，妾亦欲得美丈夫，各遂所願足矣。人鬼何論焉。公子以為然，試畢而歸。女亦從之。他人不見，惟公子見之。至家，寄諸齋中。公子獨宿不歸，父母疑之。女歸寧，始隱以告母。母大驚，戒公

子絕之。公子不能聽。父母深以為憂。百樹驅之不能去。一  
日公子有諭僕帖置案上。中多錯謬。板訛菽姜訛江。可恨  
訛可浪。女見之書其後。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  
如為娼。遂告公子曰。妾初以公子世家文人。故蒙羞自薦。  
不圖虛有其表。以貌取人。奴乃為天下笑乎。言已而泣。公  
子雖愧恨。猶不知所題。析帖示僕。聞者傳為笑話。

異史氏曰。淫姬可見。翻亡公子何乃苛。其中之所有哉。  
遂至悔不娼。則妻妾羞泣笑。顧百計遣之不去。而見  
帖浩然。則花菽生江。何殊於杜甫之子章。霸陵哉耳。錄  
云。道傍設漿者。榜云施茶結緣。亦可一笑。

有故家子既負榜於門曰賣古淫器訛誣為淫云有要  
宣淫定淫者大小皆有入內看物論僞崔盧之子孫如  
此甚衆何獨花叢生江哉

某甲

某甲私其僕婦因殺僕納婦生二子一女閱十九年巨寇破城劫掠一空少年賊持刀入甲家甲視之酷類死僕自嘆曰吾今休矣傾囊贖命這不顧亦不一言但搜人而殺共殺一家二子七口而去甲頭未斷寇去少甦猶能言之三日尋斃嗚呼果報不爽可畏也哉

大蝎

明彭將軍宏征寇入蜀至深山中有大禪院云已百年無僧詢之土人則曰寺中有妖入者輒死彭恐伏寇率兵斬茅而入前殿中有皂雕奪門飛去中殿無異又進之則佛閣周視亦無

所見、但入者皆頭痛不能禁、彭親入亦然、少頃有大蝎如琵琶、自  
板上垂而下、一軍驚走、彭遂火其柁、

### 外國人

己巳秋、嶺南從外洋飄一巨艘來、上有十一人、衣鳥羽、文采璀璨、  
自言呂宋國人、遇風覆舟、數十人皆死、惟十一人附巨木、飄  
至大島、得免、凡五年、日攫鳥虫而食、夜伏石洞中、織羽為帆、  
忽又飄一舟至、櫓帆皆無、蓋亦海中碎于風者、于是附之、  
將返、又被大風引至澳門、巡撫趙凱送之還國、

### 拆樓人

何問卿、平陰人、初令秦中、一賣油者有薄罪、其言慙、何怒、

杖殺之後仕至銓司家貨富饒建一樓上梁日親賓稱觴  
為賀忽見賣油者入陰自駭疑俄報妻生子惏然曰樓工未成  
折樓人已至矣人謂其戲而不知其實有所見也後子既長  
最頑蕩其家傭為人役每得錢數文輒賣香油食之

異文氏曰常見富貴家數第連亘死後再過已燬此必有  
折樓人降生其家也身居人上焉可不早自惕哉

### 牛犢

楚中一農人赴市歸暫休於途有術人後至止與傾談忽瞻農  
人曰子氣色不祥三日內當退財受官刑農人曰某官稅已完  
生平不解爭鬭刑何從至術人曰僕亦不知但氣色如此不可

不慎之也。農人頗不深信，拱別而歸。次日牧犢于野，有驛馬過，犢望見，愕以為虎，直前觸之。馬驚，殺報農人至官。官薄懲之，使償其馬。蓋水牛見虎必聞，故販牛者露宿，輒以手自衛。遙見馬過，急驅避之，恐其誤也。

蚰蜒

學使朱喬三家門限下有蚰蜒，長數尺。每遇風雨即出，盤旋地上，如白練。按蚰蜒形若蜈蚣，晝不能見，夜則出，聞腥輒集。或云蜈蚣無目而多貪也。

男妾

一官紳在揚州買妻連相數家悉不當意惟一姬寄居賣女二十四五年姿姣好又善諸藝大悅以重價購之至夜入衾膚膩如脂喜捫私處則男子也駭極方致窮詰蓋買好儻加意修飾設局以騙人耳黎明遣家人尋姬則已遁去無踪中心懊喪進退莫決適浙中同年某來詠因為告訴某便索觀一見大悅以原價贖之而去

異史氏曰首遇知音即與以南戚不易何事無知婆子多作一偽境哉

黑鬼

膠州李繼鎮買二黑鬼其黑如漆足革粗厚立乃為塗狻  
來其上毫無所損繼鎮配以娼生子而白僚僕戲之謂非  
其種黑鬼亦疑因殺其子檢骨盡黑始悔焉公每令兩鬼  
對舞神情亦可觀也

### 衢州三怪

張握仲從戎衢州言衢州夜靜時人莫敢獨行鐘樓上有  
鬼頭上一角象貌猙獰聞人行聲即下人馳而奔鬼亦遂  
去然見之輒病且多死者又城中一塘夜出白布一疋如  
匹練橫地過者拾之即撲入水又有鴨鬼夜既靜  
寂無一物若聞鴨聲人即病